



著作：南游寄语

上篇：暹罗纪游

一、写在前面

近几年来，我时时想把身心安定下来看经和静坐，对看经与静坐很感兴趣，觉得这里面有无穷的意趣，不是动笔写文章可以找得到的；但是为了无尽灯的工作骑虎难下，又把许多工夫耗费在摇笔杆上，这在个人方面认为是很大的损失！不大想做的事，逼於时势，偏偏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却又遇到障道因缘，而做不成。在个人的心境上，时常使我纳闷！

临行的时候，超尘法师说：这次南行很有意义，所见既广，所获必多，一定要为无尽灯写「南行寄语」。到了曼谷，不久，又接到慧涛居士来函，极力怂恿我抽暇多写游记通讯之类的文章，可以代投报纸，不但可做佛教的文献，还可拿到稿费。他居然以稿费来饵我了，但是他的用心还是良苦的，他说从前太虚大师访问东南亚时，曾要求某师写日记、写通讯，作为佛教文献材料，是

2

有价值的，但结果没有写，想来真令人不禁叹息。他又说：「如果那时你照大师吩咐，参加访问团做团员，那一定会有多一些文献记载出来」。我听了他的话，只是觉得惭愧，他老对我的期望还是那深！然而，他为教护法的一腔热情，也真使人感动！为了师友们这些热情的期待，我只好百忙中偷闲来写一些。但相信所写的多是糟粕，没有什精华，不可看作文献，只当它是萍踪寄语，聊以告慰友好吧了。

想到我这次的南行，完全由於外缘的激发而助成的，因为在几个月前，我就嚷著要出国，但到底去哪里呢？檀岛？槟城？台湾？随人作嫁，莫衷一是。港澳的朋友笑我：密云不雨。远方的朋友笑我：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朋友问我：究竟去哪里呢？我只好自己解嘲似地说：「四海随缘凭挂锡，千山似梦供吟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走到那里，算到那里，前途的事难可预测」。除了用这些话来搪塞，实在找不到更适当的话来答覆他们。

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八日，突然接到暹罗龙华佛教社社长林德润代表该社寄来一函（已登在无尽灯第二卷第三期），邀我去暹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入塔大典，及宣讲佛经。我读了该函，心里踌躇几日，不曾决定，後经南圃老农再三促成，他说去檀尚未有期，槟城这班佛友对你虔诚的期待，你是免不了要去一趟

的。那，经过曼谷再转去槟星，那是再好没有的机缘了。这番话扣动了我的心弦，就这样决定下来：决定先游佛国??暹罗，再去其他地方。这时我想起太虚大师生平曾几次想游佛国都以时缘不足，临时中止；不料这回却留下一

3

个机会给我替他代游，不但我意想不到，就是他老人家亦是意想不到的吧？我既决意先去暹罗，必先有一个预定的打算，想到这点，我的心内有点慌张了！因龙华舍利奉安的日子，定在四月十七日，即农历三月十五日，亦为该社建立二十周年，双重纪念，不可更改日期。计算时间，距离只有三十多天，但我在栖霞佛学院的功课未讲完，又已答应二月十九到澳门佛学社建大悲法会，还要到香港开个「出国书画展览会」，都已预定，也不能更改。这样，我还有什时间为去暹罗而作预定的打算呢？俗语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必打算，管他去吧！结果就这样忙完了三件事??栖霞讲课，澳社法会，香港画展??只剩下三天做收拾行装的工夫，就踏上征途，港澳一切忙之不了的法务，都不了了之。登机之日，只觉身心飘荡在万丈高空的苍茫云海里，无比的轻快舒适，真是「只堪自怡悦，不可持赠君」了。

4

二、出发前夕

人是感情的动物，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感情的联络，没有感情，什么事都不容易做成，这是一种事实。

港澳的师友们，对我的感情都很好，使我有说不出的感谢。我将要离开港澳，他们都对我有所表示，或馈赠礼物，或请我食斋，真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先是澳门佛学社的社友和义学里的师生，为我饯行，大家高兴了一番。席上有位徐展立居士说：「法师的弟子都以心字为号，今天有这多的心来送你，多心极了，不知法师是用那一颗心来接受？可是我却没有心，只好以无心之心来相送」！我说：「你是无心道人，好极了，无心之心才是真心，我使用这颗无心之心来接受你们相送的隆情高谊」。另一位居士说：「近读无尽灯「论狗咬吕洞宾」一文，知宋浮山远禅师「因棋说法」，而融照禅师则「因狗说法」，法师今日应要临别赠言，刚才说了许多心，可否「因心说法」？我说：「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道此心，究为何心？虽然此心不落三世，迥超六合，但竖穷三际，横遍十方，还不离此当前一念。此一念无以名之，名之为菩提心。菩提之心，遍发处处，如长明之灯，点点无尽。既是菩提之心，无处不在，是则形虽有别，而此心未别，心心相

5

照，光光无尽，那海角天涯，犹同聚首了」。大家笑了一回，就结束了这一夕的盛筵。

在香港，临去的前二日，承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居士与几位教师，设斋叙别。陪席者有佛教长老海仁老法师。同时虚老法师亦派高足大光法师来送行，并惠赠爱尔兰饼乾一箱，大家就拉同大光法师入席同叙。在席上他说我是佛教中的一个才子。才子与诗人，在旧时代，诚是值得人钦羡和爱好的雅号，但在今日新时代，似乎成为揶揄或嘲笑的名词了；那，他是好意抬举我，赞美我，而我听了很惭愧，比骂我还要难受。

次日中午，香港佛教联合会同仁为我设饯行，诸山大德到有海仁、茂蕊、叶福林、吕灿铭、智林、黎本立、性智、瑞融、李泽长、廖佛如、觉岸、妙吉祥、澄其、曾婉环、悟性、陈静涛等理监事二三十人。席间代理事长王学仁居士起立致词，说暹罗以盛弘小乘佛教见称於世，近年虽亦有人在宣扬大法，仍未十分发展，希望我此去多把我国的大乘佛法广为宣传，为教增光，亦为国增光。又说我多年来都在做宣传佛教的工作，希望此去继续为佛教努力工作，前途必定光明，他诚挚的说话，使我很感动。他说完，我为表示感谢佛教同仁此番送别的盛情，也说了一些话，摘要如下：一、感谢他（她）们对我这次出国的事加以重视与爱护。二、在座的人与我相识多年，都以佛法的关系结为师友，一旦别去，不无悬念，引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句子以表达离情别绪，因那天正下著霏霏的春雨。三、此去泰国为主持

6

大师舍利入塔奉安，随缘弘法，略尽个人为佛徒之职责而已。四、暹罗虽为小乘佛教盛行的国家，但有全国皆僧之制，佛教徒已深入社会，普遍民间，在行动上是否完全小乘化，实待研究。此去自当不离大乘本位，量力宣化。五、华严经行愿品说：诸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我今日则以「心供养」为最，因无心供，法供无从生起，故宜以心供为最先，法供为最大。今各位对我施以法供、财供、无畏供、以及食供，我无一物可以回敬，只有此一点弘法之心，回敬各位，作为供养。因当时筵席设在东苑，海老法师正在该苑讲普贤行愿品，故说此第五节，略作插曲，亦为赞扬海老，因我对海老的德高望重，甚为钦敬。

7

三、飞机误期

我飞行的日期，定在四月十二（即旧历初十），在开画展的请柬上亦早已说明，港报亦屡加报导，所以那天就有很多的僧俗道友，要到机场送别。谁知国泰航机，临时飞抵港空，因雾不能降落，就转飞台湾、日本，俱不能降落，最後飞到菲律宾降落，要到次日（十三号）才由菲回港，预期亦在该日下午二时

离港飞泰，但到了正午，静老和杨锡华居士电询航空公司，又改变了时间，说飞机要在下午四时才起飞。我听了心里有点著急，没有电话的朋友已无法联络，有电话的即刻打电话通知，可是他们在上午十一点多吃了饭，已出发到机场等候了。没办法，我只有心里抱歉，花费了他们好多宝贵的时间！结果我要杨锡华居士和静老早点过海到机场，或者可以见到他们。汽车将出发时，又来了梁心严、心圣姐妹和澄真师，就一同过海，抵机场已超过一点半钟了，天又下雨，送别的人大约都等得不耐烦走了，只有庄子才居士和麦荣，黎锦二位尚在。麦说刚才见到几位法师叫车回去了。又见几位像是很面熟的女客来送法师，等了好久，亦刚刚驾车回去了。我心里想：他们送了两次都送不成，只有埋怨飞机误我！这些送别的友好，大约包括荃湾的明老、法宗、超尘、达道、宗实诸法师及栖霞佛学院的同学，跑马地的优昙、松泉，铜锣湾的善归、圆

8

果等法师，九龙方面有方燕声、何其彰等居士。还有人生杂志社王道先生的夫人沈醒园居士，她带了许多本「人生」来赠我上机。这些道友们的道谊，都令我深深地感谢。后来我在暹罗，接到静老和梁居士由港报剪下的机场照片，他们都说：如果飞机不误期，这幅摄影中至少也有数十人，绝不会如此冷落，只有六七人了，他们的说话，真使我觉得有趣。

话又说回来，原定四点钟起飞的飞机，因空中云雾，盘旋难下，至四点钟才降落，五点钟才起飞，叫这六七位送别的人，足足站了几个钟头，才看我飞上云霄，挥手示别，这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静老在我走人机场时还说：机上必多奇景，你可以哼哼诗，留下一些纪念也好。果然不错，飞机飞上高空时，上面骄阳与晚霞相映，下面仍有雾雨，云海苍茫，变幻无定，我乃效大师「滇池心韵」的作法，写些六字真言：

十年岭南行脚，	生涯水流云驰，
今朝送我飞泰，	帘外春雨霏霏！
一机直穿鸟道，	碧霄奇景横生，
白云苍狗过眼，	此心万里空明。
耳根风轮相搏，	轰轰若崩大千，
科学有此威力，	更证佛法无边。

飞机飞至半途，泰籍的空中小姐，拿出一叠蟹文的表格要搭客填写履历。她不晓华语，我不懂泰文，在说话间发生隔膜，她把我的「巴斯波」拿走了，

9

好久都不拿回来，使我心里有点焦急，想起静老和杨居士曾对我说：由泰国转飞檳城，都靠这护照登陆，千万叫我要好好的保存。我曾向她追索一次，她只是「笑而不答心自闲」似地走了，我的心却不

闲。后来隔座有个侨胞起身 和我说，她稍後会发还给我的，但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一个「空中少爷」（他 也在机上服务的）刚刚走过，我用粤语问他，他推不知道。我遥指那位空中小姐给他看，表示我的护照是她拿去了，她见我的动作，抿著嘴在发笑，大概是 在笑我多心，不能信任她，但她只是不作声，谁能知道她的意思呢？恰巧乘客 二三十人中，除了远远地坐著一个华侨，其余的不是红毛，便是黑炭，所以在 说话上感到很不方便。这时使我想到要搅国际佛教，必须深通英语，学了几句 是没有用的。过去自从留日的计划阻於中日战争而粉碎，以为自己此生再也没 有出国的机会了，也没有出国的兴趣了，所以十多年来就把所读的英语都抛弃 ，想不到今日又有出国的时缘，真使我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10

四、到了曼谷

飞机五点起飞，到了曼谷的曼廊机场，已是十点半，但根据国际标准时间，曼谷却是八点半，比香港慢了很多。仅这样短的路程，时间已有相差，可见佛经说「东胜神州日卓午，西牛货州打更鼓」，这些话是不错的。古时费长房有缩地之术，似乎有点神话，今日科学进步，万里江河，一日而驰，足证世界之大，更可见佛经所说三千大千的不虚了。

暹地的气候，与港澳完全不同，上飞机时我恐上空寒冷，还特地穿上绒线衫与背心，谁知下机登陆之时，双脚如赴汤蹈火，抵机场时已顾不了那 多，即将绒线衫脱下之际，发现民主导报的记者在摄影，幸亏没有把「脱衣」的镜头摄入，不然，似乎有伤咱们大国礼仪之邦的风度了。

机场外约有十数辆车，欢迎的人员很多，包括龙华社的理监事：林德润、马鸿英、陈懋廉、周笃芝、邓玉臣、陈振刚、刘锦春、陈为家、陈法鲁、马子鸣、林金泉、李之绵、周志人、李广明、及理事长的夫人陈金枝女士，还有翁贤春、廖振祥、丁贤静、林凤兰、林孝相、林妙娇、杜巧娥，及龙社总干事卓悲世等几十人，他们说还有几辆车未到，因为他们误将香港的十点半当作暹罗

11

的十点半，故迟迟未来，马秘书和陈懋廉先入机场见我，和关卡的人员疏通好，几件行李都靠佛的金字招牌，信任佛徒，不须检查。因此，在港由静老帮忙，很辛苦才拿到打针种痘纸，一概没有用到，只在机场大家拍摄几张照片，就 很快地上车直赴龙华了。

龙华距离机场，车行约三刻钟即到达，我先在楼上大殿、韦驮殿、观音殿，鸣钟礼佛毕，然後顶礼太虚大师。大师法座，即安置在大殿右旁，法相下端，有皈依弟子陈静涛题的「蕴文殊智，秉弥勒姿……」的赞偈，然後众人顶礼 接驾，大家忙碌一番，弄到半夜始入睡。想到「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若 问生死事，随缘度春秋」的心境，此时有点相似了。

第二天，发生了两件似难非难的事：一件是他们要我换上黄衣，意思是说 暹僧都著黄衣，故有黄衣国

之称；尤其暹民见到黄衣，敬僧如佛，若著中国的坏色衣，他们看不惯，还觉得刺眼，不会引起敬意，他们认为佛教徒应穿黄衫，穿黑服是不合法的。「入乡随乡，入俗随俗」，这有什么所谓，我即刻换上他们已制好的黄衣，顿时发觉自己带来的许多笨重衣服，这时都失去了作用，早知如此，落得不带来。

第二件事，是他们要我见到有人来顶礼时，不论立时坐时，必须毕挺受拜，不须回礼。这一点，可有点难倒我了！因中国僧的习惯，遇到有人礼拜，即使不回大礼，亦须弯躬点首，有点表示，绝不是毕挺不动，如拜木偶，尤其我个人在澳门曾在行持方面下过小工夫，发觉一个行者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也

12

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恭敬的，因此后来遇到稍微有点道气的人，我就向他顶礼膜拜，不论他是「苦惱子」或「大老倌」，识字或不识字，我都这样恭敬他们。这事先三四年在香港荃湾一带，我想有很多师友可以为我做证明，但很奇怪，有少数无见识或不理解我的心境的人，或以为我向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下拜是不合法的，加以讥刺，只好放弃了这种形式上的作法了。在法华经中有个「常不轻菩萨」，不论老少长幼的人，遇到皆拜，并向他们说：「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行皆当作佛」。他这谦敬的动作，给我的印象很深。又经中说到天人遇到五戒清净的人来礼拜，都要退避，恐怕自己受拜折福。有了这两种心理在我脑里作祟，叫我自己不拜人，人拜我又不要回礼，实在不大习惯，因此有人来礼拜时，有时我的腰毕挺不住，不期然地又弯起来，有些人又在笑我了。而与我很亲近的陈懋廉居士，他非常的好，时常在旁边提醒我，除了出家受戒的要回礼，其余一概不必。我诚意地接受他的好意，因为这里僧伽一向的风格习惯都是这样，只怪我这个人「无记性」，一下子又忘记了，辜负了他不少的好意。

事有凑巧，下午有个四十多岁的陈诚君来访，他是医生，学问亦蛮好，入佛不久，诚信方殷。他说读了我的「金刚经讲话」及「佛学问题座谈」二书，心仪已久。问了我几个佛学问题，最后问道：「为什么此地僧人，见人向他礼拜，都是木立不动，我看来未免有点骄傲？」真巧，这问题正扣动我的心弦，我就这样答覆他：「这是在拜的人的心理问题，拜的人诚心所至，拜僧如佛，只望自求福，不希望佛来回礼；若在僧的方面，想无此种想法，僧有此念，即

13

落我慢不足为僧了。在许多典籍记载中，当时印度人向佛礼足，佛都要弯腰抚摩，以示慈意，便可证明我说得不错；同时可见佛教主张感化教育，是富有人情味的，不像现在的那些比丘尊者，那样孤僻。在中国的禅师，对「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话，亦有「倘使老僧当时在，一棒打死狗子吃」，可见真学佛的人，是没有我慢贡高的，不过世俗的人，凡事都望报，即使磕一个头，亦想人回敬，心里才安乐，不然好像就没有面子，学佛人，有这种心理是不对的。你敬心礼佛，尽你的一番诚意就有福德了，对方如何，你可不理他。」他听了我的话，心亦释然；并说我未来暹时，暹地已有好多人对我景仰，我说阿

弥陀佛，多谢多谢，把掌合到头顶上，送到门口，他欢喜地走了。

我到曼谷的第二日，是四月十四，正是暹地的宋干节（泼水节），以泼水寓洗垢之意，在清迈省最热闹，好像我国的元宵节，西洋的狂欢节，各报馆机关都放假，好像为欢迎我而举设的，我写信把此意告诉港澳诸师友，及栖霞佛学院的同学，他们都来信祝贺我，我以为是在揶揄我，好笑极了。

14

五、权作龙华会上人

这次是龙华佛教社发起邀我来暹的，所以我到了暹京，自然要住在龙华杜里。

龙华，这个名字取得很好，也很动听，使人听了对它产生一种悠然神往的好感。用这两个字来做社名，正可以象徵了他们对弥勒佛的龙华净土向往的心情，一般人的思想趣向到佛法的净土上来，正反映出这个世界太混乱了！太恶浊了。

龙华社成立至今已有二十年，据说他们初期的创业，是很艰辛的，只在风炉街租得一间木屋，挂上一块招牌，经过三年的努力，才迁入一间比较堂皇宽敞的洋楼。这间洋楼是在为二百多万潮州侨胞所崇奉的大峰祖师的大峰寺对面。经过千辛万苦的经营，十五年後，才在铁桥头缴汶内建筑社址：正中一座两层的洋楼，上供佛殿，下为讲堂。後面横著一座双层洋楼，便是太虚大师纪念堂及办公室；前面还有三个宝塔，右一个是优婆塞普同塔，左一个是优婆夷普同塔，中间一个最大的是太虚大师舍利塔，为社中理事陈懋廉居士独资捐建。陈居士为人朴实无华，家庭并非十分豪富，但他能发心独资建筑，是由於对佛教诚信，对大师景仰；这次社中派他代表到香港迎奉舍利，也是由於这

15

个缘故。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肯做善事的人，不一定要很富有；守财奴腰缠万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纵使他的钱再多些，与一般需款做善事的团体，或需款救济的贫民，又有什不同呢！

现在社中理事有九位：林德润（理事长）、马鸿英（秘书）、陈懋廉（财政）、周笃芝（交际）、邓玉臣（组织）、陈振刚、刘锦春、陈为家、陈法鲁。有监事五位：马子鸣（监事长）、林金泉、李之绵、周志人、李广明。还有总干事卓悲世，及今已出家为僧的慧文法师（朱芹），都是社中的中坚干部。邓玉臣、陈礼恭、马子鸣、林来荣、郑定规、张绍基等过去均曾做过理事长，现在当然还是社员，社员初创时不到百人，现在已有二千人之多。他们对佛教有诚信，对做事具热忱，相信努力下去，前途的发展，还是很远大的。

社中平时有讲经、诵经、礼忏等法会，对於研究佛法，尤有兴趣，经常有僧俗大德讲解佛法，如陈慕禅、陈明德诸居士，及纯果法师等，常在社中讲经，其他远方的大德，如太虚、印光、虚云、演本诸大师，也常常通函请益。我离暹来檳之时，他们尝托我带信给演公，希望演公能到彼方弘化；可是演公近

年来年事既高，复有脚疾，在金马仑不便下山。此老从前未脱白时，曾在暹京逗留多年，对暹地的佛教情形甚为熟悉，而且生平抱道利人，身教重于言教，德化感人，高风远布，所以在暹京的侨胞中遗下了很好的印象，难怪他们仰慕之忱，油然而生了。

我在社中住的时间虽不很久，而所感觉到的，是一班佛友来来往往，一团

16

和气，虔诚肃穆的宗教情绪，充满了空间，嗅不到半点火药气，在这里，真使我忘记了世上还有战争，因此又写了一首小偈：

南传犹留懿范，僧俗素朴无瑕，
云集诸上善人，俨然三会龙华。

17

六、从招待记者说起

我到曼谷的第二日（四月十四）中午，承社中大摆筵席，说是为我洗尘。到席数十人，除佛教缙素外，尚有文化、教育、工商等各界巨子，并招待新闻界记者，出席的有星暹日报黄梅、光华日报吴鹤川、星泰晚报马德光、民生导报陈振泰等。中原日报的潘公辅，则於是日清晨先来访问。他说我未来暹时，早已从香港寄暹的各种报刊上知道我在香港画展的情形，他与另一位朋友同来，谈话中突然问我：「你的年纪还很轻」？意思是表示他未见到我时，以为我是一个老僧了。但我回敬他的意思是：虽然不是鸡皮鹤发、行步龙钟的老僧，年纪可也不轻了，已是「中年哀乐听鸡度，大地苍茫立马愁」的年龄了。这时我又想起胡适之的白话近体诗：「偶见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好努力向前」。我相信这首诗，亦可以写出他的心境：他的额上已有深深的皱纹，一望而知是奔走风尘，老于世故的人。后来游北碧庆寿寺见到他题赠佛调上人的诗，知道他的学养很好，而且还是新旧合璧而兼有骚人墨客型的新文人，他一面谈话，一面翻阅我在香港画展的签名卷，说里面有许多文化人，都是他的老朋友，看样子，是可以相信的。

我的笔滑得太远了，快点拉回来，在吃斋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甚为高

18

兴。斋毕，林德润社长即席发表谈话，报告这次龙华社发起迎请太虚大师舍利供养的意义与经过，并介绍我的略历，说我是从太虚大师学佛，从剑父大师学艺。我听到这些话，心里感到有点忐忑不安。

这两位大师，一个在佛学上有惊人的发挥，一个在艺术上有杰出的创造，不论在学识上，在风格上，

都是划时代的，不是普通人随便可以学得到的，说我是他俩的「弟子」、「门人」，倒也是事实，但若加上「高足」、「得意」这些字眼，便觉得说得太过分了。

理事长的话说完，记者们的目光都注视我身上来，我想这次来暹，是为了奉安大师的舍利，大师生平在佛教事业上的表现，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在座的佛友们及文化人，大都知道好多，用不著多事叙述，而且也不是叙述的时候，所以我向记者们笑问：「各位对我这次来暹有何感想？有无甚对於佛教上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谈谈」？黄梅先生说：「对於佛教我们都是门外汉，实在没有什可谈」。董事长就把法会工作时间加以分配，发表如下：

一、十五日晚七时，竺摩法师讲「龙华佛教与人间净土」。同日开始展览书画，至廿一日为止，欢迎各界参观。

二、十六日晚，竺摩法师讲「太虚大师弘化史迹」。

三、十七日上午八时，请暹中高僧莅社供养。十时请泰国僧王颂禄菩提旺沙奘为大师舍利点法粉，庄严灵塔。十一时请竺摩法师主持佛供後，奉太虚大师舍利进塔。

19

四、十七晚起，请竺摩法师开讲「弥勒上生经」，至廿四晚圆满。

五、法师用国语宣讲佛经，由陈慕禅居士翻译为潮州方言，欢迎各界听讲。

这些条文次日在暹京各报上发表出来。同时在当日报纸上，又刊登一则「政府机关西文公函概用佛历年号」的惹人注意的新闻。这可说是我来暹京後认为最醒目刺激的新闻，觉得暹罗被誉为佛教国，实在是它的特别作风，能以政府的力量，来维护信佛的民心。据悉泰国国务院院长披汶颂堪元帅，根据外交部所呈的意见，飭令各部厅对与外国往来之西文公函上，一律改用佛历年号，其办法录下：（一）本国内之西文公函，在佛历之前冠以英文（B.E.）二字，例如（APRIL 14. B. E.2497）取消西历年号。

（二）寄送外国之西文公函，年号除依照（一）项外，并在括弧内书明西历年号。这种情形，在我国是从来没有的，不但政府公文没有用佛历纪年，就是一般佛教徒的行文公函，甚至平时通信，亦都采用西历。现在拿他人的作法来比照一下，自己就有「愧不如人」的感觉了。平时我曾妄想过：将来佛历能像西历一样地统一世界，那做佛教徒是比较有意义了，但终认为这是妄想；现在到了泰国，见到政府命令采用佛历，可见世界上的事，是事在人为，只要人能努力自强，妄想并不是没有可能成为事实的。

20

七、舍利入塔大典

舍利入塔典礼，预定在十七日举行，在这之前，已发帖遍请中暹两国僧众应供，广结佛缘。上午八时许，有华僧纯果、振东、佑宏、慧岸、光普、定松、克广、光德、慧文、慧耀、绵灯、修兴、光启，及

华宗僧务委员会主席普净，委员仁闻、修静、福果等二十余位法师到会。在家徒众的居士团体来的更多，看样子，有点像无遮大会了。

十时，僧王颂绿菩提旺沙英，率领十余名暹僧在殿诵经。他们先在对著佛像的前一排坐好，诵经时，声调亦能统一，「咕咙咕咙」的发音，像煞有介事，神气贯顶。他们诵完经，理事长林德润、马鸿英、陈懋廉诸居士，请我与僧王行完相见礼，大家围坐一堆，自由谈话，诸居士告诉他请我来主持舍利入塔典礼及讲解佛经的意义，他表示欢喜。他的年龄已九十多，瘦骨轻盈，如木乃伊，而神情飘逸，却似天鹤凌虚，回翔八表，道貌岸然，戒德俱高，在暹僧中，恐算得上苦行第一。且曾学密有成，能入水两小时而无碍，他是四僧王之一，职务是卫生部长，掌理全暹僧伽卫生事宜。这时我想起静老要我有机会往暹传受南传戒法，换上暹装，我看他既是一位德僧，遇亦不

21

易，就与他说明欲受暹戒的意思。他说外僧在暹受戒之事，是另一位掌理外交事务的僧王管理的，须要住在暹寺若干时日，始可传受。我计算在暹时间甚暂，恐难久留，只好打消此意。这时，大家拥僧王至大师舍利塔前，香花罗拜，为舍利加点法粉，以增光彩，他亦郑重其事，襄成胜举。

十一时，所有华僧，集合在功德堂中临时设立的大师像前，舍利供在像下，陈列许多香花供果。维那引吭举赞，开始上供，由我领导社长、理事及诸信众拈香，上供内容，与国内无别，唯唱念声调，已学上「咕咙咕咙」的暹腔，有点与暹僧同化起来了。好像中国人在著中国装外，再披上西装大褸的模样，说他不好看亦不对，他是别有一种风趣的。上供完毕，接上念佛，由我捧舍利前走，四众随行，至殿前舍利塔处，再行供奉，然後举入塔中，大家顶礼三拜，即念佛绕塔三匝，以表致敬。每看塔顶上的旗帜飘扬，想到大师的威德光辉，远播异国，万人膜拜，实非易事。一代大师，名不虚传，千秋後世，同申景仰！塔前有横额，雕刻「人天瞻仰」四字，省却我用许多笔墨再来形容了。

从送舍利入塔到绕塔，时适正午，火伞高张，汗透重纱，而四众虔诚，不以为苦；唯到摄影时，烈焰更炽，难以坐立，许多人都走回殿内及两旁，拥挤不堪，虽经理事千呼万唤，要他们出来照相，无奈大家畏惧赤焰，始终不肯再入火坑。结果只有一二百个僧俗社员，被拍入镜头，即回大师纪念堂吃斋，一幕大典，就此告成。

22

八、讲提题要

我到暹後，休息一日，在第三晚即开讲「龙华佛教与人间净土」，对大师建立人间佛教的思想，略为提示。第四晚讲大师生平弘法史迹，因忘记携带大师传记，临时缀集资料，作简要报告，并把大师平生事业，分为四个要点：一、妙悟般若理趣，二、融贯全部佛法，三、热心佛教事业（包括文化、教育、慈

善三项），四、建立世界佛国理想。大师的思想太伟大了，用我的小智去测量他，如盲人摸象，难得全体，且一禽自赏，貽笑大方，亦所不免了。

第五晚开始讲弥勒上生经，讲这经的意思有几点：一、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八宗，虽平等发挥，而为应时代机宜所需，独推重唯识学。而唯识学是导源於释尊，传授於弥勒，发扬光大於无著天亲。二、弥勒是一位大心凡夫，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而出生入死，广利群众，为人间佛教运动的先导，大师宗此思想，推动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三、弥勒大士的居处是兜率净土，亦即将来龙华菩提树下的人间净土。兜率净土在欲界天内，修行较易，不用甚深的禅定工夫，但修戒善六度，便可往生，生之即不退转。四、提倡往生兜率净土，非专属唯识学者，我国道安法师，为东晋佛教泰斗，即已发愿往生兜率，高僧继之，代有其人。如摩诃止观辅行卷一说：智者大师平生亦发愿往生兜率净

23

土。五、往生兜率，将来可随弥勒下生，教化人间，同成正觉，意义比较切近现实，合乎时潮，诸哲提倡，意或在斯。且与大师意思相顺，不相违逆，故讲者固喜讲之，而听者亦乐听之，可惜生性钝拙，触处成滞，虽有幽微玄理，难以深入，虽有无边妙义，未能发挥；好在翻译的陈慕禅居士，潜心大藏，好比游龙，默契禅理，铸成义虎，说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颇能引人入胜，所以每晚听众，都告座满，有许多人，且极感兴趣。

暹地男众多曾出家，研理者多，故听讲时，女众固多，男众亦不在少数。这是与港澳槟星有点不同的地方，因这些地方，每有讲经法会，听者多属女众，男众则寥寥无几。我想：如果听经的男众，能好像暹地一样多，那佛教就容易流入社会的知识界中去了。

24

九、四僧皇访问记

暹罗现行的佛教制度，是仿国家制度而组织的。最高僧皇为僧伽最高元首，职位等於当今泰国的皇上。在僧皇之下，设四僧王，兼长僧伽国务院、国会、法庭、卫生四部的僧事。在四僧王下，又有内务、教育、宣传、组织等四部，以一品大臣之类的僧伽任部长，俗有「僧伽四宰相」之称。其次的组织，就是省长、县长、区长、镇长之类的小僧官。这些大小僧官，都经过当今泰国的菩湄蓬皇帝御赐封号。泰国僧伽有了这样的组织制度，所以能界限分明，秩序井然，使泰国佛教千余年来，能在形式上筑起坚强的堡垒，撑得住佛国的作风。现在我把访问四位小僧王的经过，约略记在这里：

一、颂勒佛陀克撤，为四僧王之一（颂勒是大圣或法王之意，是一种封号），今年八十岁，道貌慈和，听觉和发音都很清明，唯眼神似觉稍差一点，而因年老的关系，动作有点震颤。我和林社长等到达时，他出佛殿招待，与我对坐，两旁及後面还坐著十多个青年的黄衣比丘，静静地听我们在谈话。他的职

务，是僧伽国会会长。从谈话中，知道所谓僧伽国会，是处理全国僧众的大事，及佛教中重要的集会。他谙英语，亦能讲得几句潮州话，对我说：「仗三宝威力加被，祝你弘法平安」！这话从他颤震的神情中吐出，使我很感动，也感

25

谢他的道谊。并送亲笔签名的相片，及铜的小佛像一尊作纪念，我亦由居士代表，回敬香仪，就摄影而别。

二、颂勒汪那拉，在四僧王中兼僧伽国务院的院长（总理），等於现任泰国国务院院长銮披汶元帅的地位。他短小精明，很能干，蝉联几任院长。銮披汶元帅，是拜他为师的。即前任国务院的院长，在出家当和尚时期，亦奉他为剃度师。他所长的院务，是操纵全暹僧务的实权，有权力荐举僧官，封赠僧官，与前面所说的僧伽国会不同，僧伽国会是没有实际权力的。他现年六十五岁，住在乍猛寺。这寺是曼谷王朝（即却克里王朝，下同）的第五代君王所建，规模颇大，雕塑精美，距今第九代，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第五代的暹皇是朱拉隆功大帝，曾为僧多年：后来还俗为皇，建此寺院，以便清修。这皇对佛教的事业颇多贡献，现在曼谷最高学府的朱拉隆功大学，即是为纪念他而用他的名字。

暹寺与我国的寺院不同，即是寺院多为佛教的教育机关，不是用来替人念经、拜忏、放焰口、安牌位用的。在这寺中，住僧百余，修学佛法。并设有巴利文高等学校，有学生二百多人，都是出家比丘。我们到时，汪那拉颂勒（法王），亲自接见。大家寒暄一番坐下，谈话开始：

「这位法师是从香港来的，是龙华佛教社请他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入塔典礼，并讲中国佛经。今日特来拜访法王」。陈教授指著我向他说。

「我从报端已有所闻，很难得，远道来暹弘法」。静默了一回，他又接著

26

说：「佛法不在形式，若讲形式，必有许多歧见；宜在实质上注意，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原理是一致的，我们应在这些地方著眼」。

「中暹佛教，素有大小乘之分，亦有所闻。我未来贵国时，听说贵国的比丘僧，是只以贵国的佛教为是，其他国的佛教为非；今听高言，知佛教徒应从教义的原理领悟，不可拘执形式，这是很对的。我想今世各国的佛教徒，如果多能从教理去领会，放弃不同形式的情见，则世界上的佛教，不难由思想的沟通而融合为一了」。我见他突然说出重教理不重形式的话，其意甚善，故做这样的答覆。

「你的意思亦很好，希望多从这方面努力」！他前後说话达一刻多钟，我仅从译者口里记得这些。他说毕，民主导报的记者陈振泰君为我和他摄影。他赠我一个手提的黄袋，上面刻有乍猛寺的标志，给我留念，我就道谢告别了。

三、颂勒嘛哈威勒：是僧王兼为僧伽最高法庭的主席，管理全国僧伽犯法涉讼之事。因全暹有二十多

万僧伽，他们虽称比丘，未证罗汉，诤讼之事，在所难免，但不制裁於国家法律，而制裁於佛教戒律，所以遂产生了这个僧伽法庭。

此僧王现年八十七岁，为道高腊长之耆德。他所住之处，名巴隆尼瓦寺。寺中设办两个学院：一个是巴利文学院，有学生二百多人，都是出家佛教徒；一个是暹文佛学院，有僧俗学生三百多人，普通人亦可入学。该院学生转入大学毕业者，去年有四人，今年有五人。泰国佛教分为两大派：一为法相应派，是保

27

守的，主张「不舍小小戒」；一为大众派，是进步的，主张「小小戒可舍」。在思想上稍有出入，就分为新旧的两个宗派。两派之下，各办一大学，即法相应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为暹地最高的学府。这个僧王是直属法相应的保守派系的，所以由他的学院转学，当然亦多是转入法相应派的大学了。

我与这位僧王谈话比较多，现可追记三点出来：

甲、服装问题，因他十多年前来过槟城极乐寺，见到中国僧伽的服装是黑色的长衫或海青，今晚我穿的是暹罗华僧黄色的短装，就问我从中国来为何著这种装束，是否中国僧今已改了装束？我答以来暹罗后才换上的。他指著自己的黄衣说：佛教产生在印度，印度不论大小宗派，穿的都是这种装束，中国的僧装，是完全变相了。我说：这是中国的习俗相沿，中国人都以为著现在的中国僧装，才是和尚，不然就说他还俗了，正如锡缅的僧人认为著中国装的和尚是沙弥或俗人一样。这种形成习惯的观念，一时想改变亦不容易，除非将来有机会请你老人家到中国去提倡，或有办法。他笑了。

乙、他问起我大陆佛教的情形，现在知道不知道它的底细？我说：我离开大陆已十多年，但我住在港澳，港澳在大陆的边缘，虽不能说洞悉大陆佛教的底细，但大概的情形是知道的。於是我告诉他大陆佛教的近情，结论是说，佛教的教制是会被摧残，但学理是摧残不了的。他听了点点头，代我表示「希望早日重光，归去大弘佛法」。他真可说是一位有心的长老，因全暹充满著反共的气氛，所以他也关心到大陆的佛教。

丙、法相应派的长老，多修印度瑜伽派的禅定，或相应的密法。据说他修密功，已有成就，藏有佛

28

像，可得保护的灵验。他送我一小尊，谓携带身边，可避灾祸。我感激他的盛谊，道谢而别。

四、颂勒佛陀旺沙庄：是四僧王里面的卫生会长，全国僧伽卫生事宜，都由他挂名掌理的。四僧王中以他的年龄最高，已有九十岁，法腊俱长，戒德清淨，可谓僧宝。龙华社请为太虚大师舍利点法粉的，就是这位僧王。他住在阿拉活塔隆寺。同住的比丘僧伽有八十多人，沙弥五十人。寺中亦办有巴利文学院，上面的住众，都是学院里的学僧。并办有普通小学，教养学童。寺里面都有学校，这是暹罗佛教的

特色。

这僧王和我见过几面，已很熟识。他问我出家的情况，弘法的经过，我略略地和他说了个大概。他为我祈祷祝福，我十分感激他的慈悲与待人的热情，觉得在九十岁的老僧身上，还有这种青年人的血气，实在难得！时有三数男女居士到来，席地而坐，似向他请法，我们见机起身告别，他拣黄衣一袭，团扇一柄赠我。临走时，见佛庭中已开午餐，荤素杂陈，猫犬为伴。他进食时，一只小猫和小狗，亦爬上台面上找饭食，僧王一视同仁，若无其事，颇有「物我一如」之概，如果把猫比虎，将狗喻狼，他可说是「降伏虎狼」了。

29

十、泰国的华寺与华僧

泰国的华侨，多数是潮州人。华侨有三百多万，潮籍占三分之二强。因此，华僧亦以潮汕人为多。但中国僧众生活在泰境的并不多，与暹僧比对，仅是千分之一，大约全暹只有华僧百余人，在曼谷市区的，不过数十人而已。华寺不过十来间，其中最著名的、历史比较悠久的，是暹京的龙莲寺，香火甚旺，收

入颇丰。寺主颇有才能，彷彿华僧之首领，在二十年前，暹政府即以管理中国僧人的责任畀之，凡是由华来暹之僧人，皆须同该寺登记报到，俨似中国的僧官。现任的寺主，则为普净禅师，修学密法，见识高明，受过暹王封号，循过去的旧例，仍负责管理华僧的责任。我在十四、十五日访问各华寺华僧後，亦曾与众访之，相谈约一小时，容下节写「华宗僧务委员会」时述之，现先记各华寺华僧之略况於此：

华寺最著名的，前已说过是龙莲寺。寺之开山祖为续行禅师，第二代为果悟禅师，今即普净禅师。创於何年？询之寺僧，谓无可考，大约只有数十年历史而已。二、甘露寺，为当今皇上敕封，住持是仁闻禅师，为普净禅师之高徒，是个年青有为之僧人，亦曾受暹皇封号为「銓真达摩祿真萨」（师傅之意）。我们到寺，他因事下乡未遇，次日亲至龙华社晤谈片刻。三、普仁寺，住持亦为普净上

30

人，以仁闻和修静二师为副住持，修静师亦普净上人之徒，同为华宗僧务委员会中之人物，广东丰顺人，来暹出家已廿多年。寺新建未久，额及门联，均为前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访暹时所书。四、永福寺，在曼谷耀华拉路。住持僧为佑宏，在寺已有八年，以应赴经忏为生。五、香芽小苑，住持为纯果法师。师过去曾行脚江南，并住过厦门南普陀寺，由槟来暹未久，建此小苑，用功说法，并奉母养老。平时尝在龙华社讲法华等经，为人纯朴，得众信仰，此次我来龙社，他常代表华僧与我应赴各种斋宴。六、圆通精舍，在暹京披耶泰路，主持为福果和尚，湖南人，亦为华宗僧务委员会五委员之一。他说外省在暹的和尚，和他一起的只有三四人而已，奋斗甚为艰苦。七、东莲念佛社，住持释振东，共住的僧

人有光德、慧文、慧耀、绵灯、修兴数人，都是潮籍的。振东是龙华社的名誉会员。社址在三十六年建筑，迄今已有九年的历史。八、莲光精舍，住持有光普、慧岸、定松诸僧，都是汕头根宽和尚的徒众。根宽和尚为普陀山子孙，今已逝世，与我为旧识，因民国廿一年冬，我随侍虚大师在潮汕弘法，是他们发起欢迎大师去说法的。他有一个师兄年已八十，现尚在舍中居住。九、广济精舍，住持克广，在黄桥朱拉路。十、弥陀精舍及立化（普公住持）、光明（全真住持）、灵鹫（彰文住持）、湄江诸精舍，都去参观拜访过。上面所写的各寺舍，约共有僧伽三四十人，除普净、纯果二法师有请佛法，其余的多数是应赴经忏，对于宣扬佛法的事，很少顾到。我希望暹罗的大乘佛法，将来能从华寺华僧中把它建立起来，那就非常的好。我把访问归来的观感，写了一偈

31

:

趋车不辞烈焰，且访华寺华僧；
欲提佛法正令，一丝慧命如灯。

32

一一、谒僧皇及四僧伽宰相

泰国的佛教制度，是仿国家制度设施的，我在「泰国的佛教」（载海潮音）一文中已有记载。据明德教授写给我的一个简表，大旨是先列僧皇，在僧皇下列四僧伽亲王。四亲王下列五位僧伽宰相，等於国制的一品大臣。五宰相下设十位大僧官，职位等於国制的二品大臣，以下就是各省各县各区的小僧官了。

四位僧伽宰相，分住曼谷最大的几个寺院里。一个是住在菩提寺，名叫达磨里络，为僧伽内部次长。菩提寺为曼谷三大寺中最大的一个，为曼谷王朝第一代皇帝所建，距今一百九十多年。寺与泰国王宫相对，建筑精美，极为富丽堂皇，为全暹僧伽有系统有组织的大本营。寺僧甚多，设有巴利文学校，有学生

五百多人。寺中的建筑物可分两部分，一为佛殿，一为僧舍。僧舍上层住僧，下层住僧侍，因佛国制度，每僧皆有一护法，派一小童为使唤侍者。与次长谈论一番，游观全寺，所得印象有五：一、寺中小佛塔甚多。二、有许多中国清代的塑像。三、有一尊卧著的玉佛，相貌甚为庄严，使人一见，宗教情绪陡然浓厚起来，立即要拜倒他的足下。四、走廊四围塑坐金佛千尊，据说是由每一修道者的骨灰而塑成千佛的。五、贴近寺的门口，排列著许多间小房子，见有许多面色清瞿的妇女，在房中打坐，或在房外徐步无声，徘徊不去，据说

是修习瑜伽禅定，为了要控制精神，克服物欲。这是佛国特别盛行的一种修法，颇有古印度水边林下安禅的风味。

另一个僧伽内务部部长，名叫照坤披满陀。照坤是暹王的一种封号，地位比颂勒（法王）次一等。他住在嘛哈塔寺，这寺为全暹第二个大寺，为大众派佛教大学的大本营，住僧三四百众，办有巴利文学院，有学生二百多人。我与他的谈话，约略记在下面：

我问：贵国的僧伽组织情形如何？

他答：大致如国家的制度组织法，由中央而至地方，是有层次的。贵国呢？

我答：佛教初入中国，僧伽多依律制，别无制度。至唐时有丛林制度出现，替代了律制。现代丛林制度亦渐废弛，只存清规的具文。太虚大师曾提倡佛教僧伽新制，可惜限于时代环境，未能实现，故时下僧众，没有组织，形成散漫，较之贵国千余年来依国制而成僧制，组织严密，保持佛国僧伽在形式上的硬派作风，实觉不如多多。

他问：你提到太虚大师，从前有个他的学生等慈，在本寺留学，你认得他吗？

我答：是我的同学。他是与乐观法师等随著暹罗留学团来的。

他说：等慈在本寺学了四年。他走后，来了一个中国僧成元，说派两个人来留学，结果没有其事。你认得他吗？

我说：我认得。听说他现在住在槟城。他从前由香港来暹罗时，带了十几

名出家僧来此地要留学的，为何你们不许可呢？

他说：他们的团体不大合法，其中有年龄未满二十的也冒充比丘……。

我说：这也难怪他，因为我国自律制废弛，代以丛林制度，到后来渐渐变相，十几岁或不满十岁的小孩子即去受比丘戒，已成了习惯。在你们看来，当然不合法，就是我们自己也认为不合法的，但是大家还是依样画葫芦，照做不误，弄到太虚大师要整理僧制也无办法哩！

他：（笑笑，没有说什。我也陪他笑笑。）

我：你做僧伽内务部长，操纵僧伽，有大权力，是否直接受僧皇的命令行事的？

他：僧皇位高，无权；要用威德，才能控制一切。

我：以德胜人，以德感人，不以权力胜人感人，这恐怕就是我们佛教的特点。

他：（笑笑，无语。）

我：贵国僧众有参加普通社会工作否？

他：否。僧格高尚，宜洁身自守，清静无为，与社会无混杂之嫌；只重精神修养，以控制社会而已。

谈至此，为时已久，我与同访的四人，兴辞出来，这个照坤，办事颇有才力，他连选连任三任的部

长。四年一任，他现在已是当了九年的部长了。

第三个是僧伽宣传部长，名叫照坤婆罗牟尼，现年六十六岁，为一品僧伽

35

宰相，兼任法相应派佛教大学校长，据说对于禅行的修养，特别深究。他住的寺是巴汪佛寺，为法相应派的大本山。这寺是曼谷王朝第四代君主蒙骨大帝所建的。此大帝未称帝前，曾出家做比丘廿四年，从个人的佛学修养与观察所得，创立了一个法相应派的新宗派。这新宗派与旧的大众派相异点，即在持律的问题上发生的，即是他看到大众派的人，好像有点「法久弊生」的样子，对戒律马虎了一点，许多「小小戒」皆舍而不持，于是他创法相应派，注重持小小戒，不准放弃。所谓小小戒，即手不拿金钱、过午不食浆水等等，其他都与大众派大同小异。

全暹最高的僧皇金刚智大圣，现在也住在这寺里。僧皇现年八十三岁，样子与我差不多大小，但苦修功深，道貌慈祥，笑容可掬，则非我可及其万一了，他是当今曼谷王朝第九世皇帝菩涓蓬的皇伯。这年青的国王，遇有国事，时时到寺谘询请益，执礼甚恭。在距今十五年前，这寺的前任主持，即蒙骨大帝的太子??大沙门金刚无胜太子曾任主持四十六年。他圆寂之后，才由现在的僧皇继任为主持。现在寺中设有大学院，有大学生三百多人；有巴利文学校，学生二百多人；另有住寺僧众百余人。我们到访时，正值宣传部长与诸长老，在殿诵吉祥经，待他诵毕，大众出来门口对坐，明德教授为我介绍一番，他开始问我：「中国佛教现有多少宗派？现状如何？」

我答：「现有八宗，即性、相、天台、贤首、禅、净、律、密。性相密律，是印度原有的宗派，禅净台贤是中国创始的宗派。近廿年来，研究法相的唯

36

识宗比较发达，天台贤首次之，净土宗则甚为普遍」。

他问：「你是系属那一宗的？研究那一宗的？」

我说：「我是系属佛教的，不属那一宗的，因为我觉得佛教不应有宗派」。

明德教授接上说：「他是跟过太虚大师研究过法相唯识宗的」。「大乘唯识学是依第八识为宇宙人生说缘起的，请问第八识是依何为体的」？他问。

「唯识学依第八识为缘起，第八识名阿赖耶，即是赖耶缘起。缘起性空，本无有体，这是依空宗说，若依有宗说，阿赖耶识是有体的，但它的体是什？无著尊者造摄大乘论，引阿达磨经的伽陀说：

「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这「无始时来界」的界字是因义，是指一切染净诸法所依的因体，这因体是指第八识中含藏的种子，这因体的种子，可说是第八识的体性，因第八识是诸法生起的总枢机，故佛于大众部阿笈摩中，以异门密意，说此识名根本识，如树依根」。我说。

他又问：「依你们大乘佛学中说，此识的功用如何呢」？

「此识的功用，是内变根身，外变器界，不但能变现染净诸法，亦为一切众生生命依止的根本，所谓「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没有这识，便没有了生命的连续，也没有了生死轮回的根据了」。

他听了我的话，提出意见说：「你所说的第八识，即等於巴利文中南传上座部说的「有分识」。如能去了烦恼，此识即转为出世的清净心了」。

37

我说：「此识染为生死，净为涅槃，这是很对的；不过南传上座部的根本佛教，说止六识，没有说到第八识，大概这「有分识」也即是第八识吧？如果是第六识，那六识是有间断的，如熟睡、闷绝、或入无心定??灭受想定、灭尽定??前六识已停止功用，这时若无为生命根本依止的第八识，人应死去而其实未死以後苏醒或出定时，人仍然是活的，可见应别立第八识才对」！

他说：「有分心的功能，也即等於为生命依止的阿赖耶识。巴利文三藏中说有「九心论」?一有分心、平静无念的心；二引发心、平静无念之心遇了外境，忽起率尔堕心，从此多事；三知见心、五官顶接感觉的心；四寻求心，继续去追求外界的对象；五等贯心、再三去求了解；六安立心、了解那外境对象後给它安立名称；七势用心，审察那对象的好恶，生起爱憎之念；八反缘心、对所知境象深刻反念回忆，生起舍染超净作用；九有分心，仍然还归平静无念的有分心位。由这九心轮转不息，也是说生命的轮回不息」。

在大乘唯识学，说明心识生起的过程，只有率尔、寻求、分别、染净、等流的五心，而在小乘佛教中说到九心，是比较详密的。不过大乘佛教说我们的生命流转，要经过四有的阶段，即本有的生命，生起生有和死有的活动，在死有生有之间，尚有一个中有，使生命连续不断，而这中有，正是第八识，如果不谈此识，生命的连续不是失了凭藉吗？但南传上座部分别说部的有分心，大概也指生命所依的识，而不承认有中有的第八识，他的意思或以为人死即刻转生，如弦上箭，离弦即刻到达目的地。这在大乘看来，理论尚欠圆满，因大乘说

38

极善或极恶的众生，死後可以说如箭离弦，马上去生天成佛或下堕地狱，但还有一类??或大多数善恶参杂的众生，死後未明即生何道，须在生命的旅站上做短时期的停留观望，这时期的生命就是中有身（中阴身），如果没有这为中有身的第八识，这大多数众生的生命不是断绝了吗？所以小乘谈六识的有分识对於生命的理论是欠充实的、欠圆满的。因此，我听了他的话，正想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向他请教，他的侍者却数次催他去进午餐，说是到了午餐的钟点，他就匆匆起立走回去，连和我们照相都来不及了。我们与他别了，即出来转访僧皇，因僧皇也住在这寺里。见到他的住处比那些僧伽王亲、院长、部长之类还

要朴素，知道他是一个大德高僧，我们向他顶礼，与他对坐下来，明德居士把我的国画山水呈递给他，即刻打开来和他指著看。他很慈祥地笑著，用手在画上指东划西，露出愉快的神情。这时民主导报的记者陈振泰君为我们拍照留念。我正想有些问题要请教僧皇，见桌上已摆出热腾腾的鸡鸭与大肥肉，几个侍者亦催请僧皇进食。这时我心里别有感触，亦想即刻离去，并不是见僧皇不如素有什不对，而是感到戒杀在佛国也成了问题。

别了僧皇，到素伦寺拜访僧伽教育部长照坤提婆湄提，和次长照坤室利三菩提，下节另文记述。这寺建筑精美宏伟，有超绝的东方艺术的浮雕，尤其是宝殿中的大铜像，高几十丈，法相巍峨，气象万千，为全暹最大的铜佛。

39

一二、泰国僧伽教育部长访问记

来暹已两旬，会客及参礼佛寺，访问僧政，日无余晷，今天是四月三十日，晚上要在中华佛学研究社演讲佛学，白天稍暇，理事长车来，说要去访「曼谷三大樾」。「三大樾」以中国文字来推敲：当然是指「三大护法」的意思，因此我就问：这三个大檀樾要我去拜访，究竟是那三个大人物？其中一个半懂不懂中国普通话的笑著说：三大樾是指三间佛寺，不是指人，暹语的「樾」字读成「瓦」，指的是佛寺：如「樾素伦」、「樾嘛哈塔」、「樾巴隆尼」，中国应叫「素伦寺」、「嘛哈塔寺」、「巴隆尼瓦寺」。这时我始明白，但在我心里已闹了一场笑话。

嘛哈塔寺在曼谷市中心区地带，建筑像皇宫般的金碧辉煌，极其伟大，在三大樾（寺）中除了已访问过的那曼谷最大的菩提寺，这寺算是亚军，还有「樾素伦」算是三寺中的季军了；虽然在曼谷说它是季军，但其建筑伟大，艺术精美，不但东南亚的佛教国家中找不到，据我揣测，就是在全世界各国的佛寺中，恐怕亦是罕有其匹了。在此笔者感到能身游其地，真是不虚此生，尤其是拜倒在伟大的佛足下一种肃穆庄严的宗教情绪，涌上心头，觉得人生的渺小，更感到佛陀之伟大了！

40

这个寺里，住著三个僧伽政要：一个是僧伽皇帝金刚智大圣，一个是僧伽内务部长昭坤披满陀，都曾访问，已有记载；另一个就是僧伽教育部长昭坤提婆湄提，前度来访，适值他出外，所以今天特来补访。

随我同来的人，有任翻译的暹大青年教授陈明德，以及龙华佛社的懋廉、玉臣、鸿英、子鸣诸理事。我们到了寺里，看见部长正席地而坐，与三数男女在谈佛法，他看见我是外宾，特回佛堂披上法服出来相见。看他的样子是五十岁左右，不矮不高、微肥的样子，态度慈祥，笑容可掬，经过陈教授说明来意，他就说：「很多谢你见访的好意」！於是我们的话匣子打开了：

「暹罗素有佛教国的美称，而部长又是身负全暹僧伽教育的领导者，对于教育必多高见，我要向你请教，可否同我谈谈，南传佛教的要义」？我问。

「南传佛教的要义，在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四圣谛不但是南传佛教的要旨，也是世界佛教所共依的根本教义」。他一边说，一边微微地在笑，我也继续地笑著问：

「除四圣谛外，尚有其他教义可得而闻乎」？

「其他的亦有，如缘起等，但以四圣谛为根本。其次，南传佛教还重史的研究，现在各寺所办的巴利文、暹罗文学学校，在教义研究外，亦注意佛史的讲授」。

「在敝国所流传的佛教，还有比四圣谛更重要的教义，那就是八识二无我，五法三自性，以及大乘菩萨所修的六度、四摄、四无量心等等，你们亦有谈

41

到这些否？你对大小乘的看法如何」？

「佛法在流变上虽有大小乘，但根本教义还是一样的，没有小乘的根本教义，大乘也不会那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认为佛教的根本原理还是一致的」。

「不错，佛教的根本教义是一致的，不应有大小乘的分歧；不过我的意思，认为不论大小乘的佛教，都是佛所说的，不过在原始佛教时期，大乘隐晦，到印度中期的佛教，大乘始发扬起来，所以归根结蒂说一句，大乘佛教亦一样是佛所说的根本佛教」。

「你站在贵国所流行的佛教立场说，这亦是对的，我说过佛教的根本原理还是一致的」。

我说到这里，想起他是教育部长，要问问他暹罗佛教的教育制度。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暹罗佛教的教育，是每个寺院都办有巴利文学校，暹罗文学学校，以及普通小学。制度是暹罗每个男子都要出家；出家之后，规定在所办的暹文学校受教育三年，毕业后愿意永远出家的，就住在寺里受僧伽戒制，不愿意长久出家的，就去还俗，但将来仍有重新出家受戒的自由。他们既在寺里出过家，又受过教育，到社会上去，仍是虔诚的佛教徒，这就是暹罗佛教教育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陈教授把他的话译完，我却发生一种感想，认为暹罗的男子出家后可自由还俗，一不沾污僧伽，使山门清净，二仍不失为佛教信徒，使佛教徒普遍社会，以至於全国；反顾咱们自己的国家，认为僧伽还俗是最不

42

名誉的事，而对山门内的僧伽沾污教门，反认为高尚，加以包庇。一班流俗知见之徒，我们且不论他，即有些自鸣清高，思想比较清醒而前进的法师，因为要随顺环境与人情，也好像认为这种僧伽所过的变质不变相的生活，是对的。这在中国佛教，可说是算不清的、最糟糕的一笔糊涂账！因此想到未来的中国佛教，如果仍没有新制度出来，搞清佛门，那中国的佛教，永远也搞不好。想到这里，觉得「家丑

不可外扬」，想说的话到嘴边又吞下去，继续发问：

「贵国的佛教制度，全国男子到相当年龄须要出家受教育，仍使自由还俗，由是佛门清净，这是很好的；但是贵国的女子，为什 不同男子一样都要出 过家呢」？

「女子是不必出家的」。

「为什 男子个个要出过家，而女子不用出家呢？佛世时佛的姨母摩诃波 波提要出家，虽经佛加以阻止，後来终於出家成罗汉，而且还有很多比丘尼，成立出家二众。今暹罗既全国佛教化，男子都要出家，而女人不必出家，於理似有未圆，不无美中不足！不知贵国将来能否亦提倡女众出家，以示佛法度人之 平等」？

「这是没有办法的！因照南传佛教的律制，女人出家须要经过两度受戒手 续：即先由比丘尼师传授戒法，然後再经比丘僧传授戒法，才算合法；但自印 度佛教灭亡，比丘尼系统的戒法亦随之消失，未有尼师继承法统，所以无从传授」。我听了他的话，急接著问：

43

「那 ，以比丘僧来传授不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没有根据，不能杜撰」？

「佛的姨母第一个出家，那时还没有传授戒法的比丘尼，还不是由比丘僧 的佛或弟子传授给她的吗？这不是很好的根据吗？为什 比丘僧不能传授尼戒，而比丘尼要经过两度戒法的手续呢」？

「不错，但要知道佛是教主，佛在世时，可以自作主意，随意传授戒法，今 佛既不在，我们却不可随意授受」！

我对他的答语，似未够瘾，这些问题将永远盘旋在我的脑际。或者他们所 传的佛教，是上座部系的保守派：「佛所制者，我等奉行，佛未制者，我等莫 制」（迦叶尊者结集法藏时对窟外大众说的话），所以才有这种固执的情形。或许是因为要清净比丘僧团，所以就把尼众的僧团忽略了，这或者亦是重要的理由。

这时，我又想起那天访僧皇时，正值僧皇进午餐，见盘中之菜有鸡肉之类，我心中一时有点放不下，并不是因自己没得吃，是因他们是著名的严持斋戒 的比丘僧，过午吃饭是不行的，而吃鸡吃肉的杀戒，反而不持！当时，我想以「佛教慈悲为本，怜愍一切众生，为何暹罗是个重视戒律的国家，反不重视杀戒」的问题去请教僧皇，但因时间已到十二点，僧皇恐过钟点，急於进食，没有把问题提出来，所以现在则就此问题请教教育部长。他又说：「後世佛教在 流传中因各国的民情、风俗、习惯不同，所以有的国家僧伽茹素，有的国家僧

44

伽不茹素。又如中国的僧伽自己设厨房开伙食，茹素容易，暹地的僧伽，自己不开伙食，行托钵乞食制，乞得什 就食什 ，所以就吃不了素了」。这时我想起经律中亦有说到乞食遇到荤菜，应在水边用水洗净荤腥，然後进食，这明明还是重杀戒的意思，只不过是有时随顺环境，方便吃「肉边菜」罢了。而眼见今日南传佛教地带（包括暹、锡、缅、及高棉一带）的僧伽，大鱼大肉，大吃特吃，虽然其他的戒律持得精严，而对这条杀戒反不能持，似乎有伤佛教慈悲之大旨，我想这是用什么理由也说不过去的，我曾再三地诘问他，他的理由终是：

「食三净、五净肉，是佛律许可的！」

「三净肉，五净肉，是佛方便开的，有「不得已时不妨吃」的意思，今全国僧伽食肉，完全已失了「不得已不妨吃」的意义了。若把中国大乘经如涅槃、楞伽不食肉的话拿出来，因南传佛教中没有这种经典，一时当然难得他们的取信，但小乘律中亦有说到比丘持戒，连一条生草都不好除去，难道南传的律本都没有这些记载的吗？我想，坚持净戒而食鱼肉，与佛教的慈悲是违反的。在这点上，他们无论拿什么道理来说，我总是觉得不大合法，而且是无论怎样说也说不通的。在暹罗，以至於盛行小乘戒律的其他的南传佛教的国家，不能持茹素的杀戒，我始终认为是美中不足的。」

我想到这里，陈教授说：「他是僧伽教育最高的领袖，全国每年一度大考僧伽，试题都是由他拟发的」。我就问他暹地学校教育情形，他答我说：

45

「全暹分九省，七十二府，五百个县，有大学、高等学校百多所，每县有一所中学，小学更多」。

「贵地佛教学校之多，据我所知，只有日本略可比拟，中国是谈不到了」。我说到这里，陈教授说：「他是九省中第九省的总长，现在他住的寺院里，亦有巴利文高等佛学院一所，学生二百多人，暹文佛学院一所，学生约百余人。」我们出门口时，见有数百小学生在上课，知道寺里还办小学。暹地佛教教育能如此发展，这是赢得全暹人民虔信佛法的最大原因。这与各地基督教会开办学校之普遍相比，亦不多让了。

临走时，部长赠我照像一帧，并题上「多谢你来访问的好意，祝你弘法平安」！又说他將於下月出巡槟城，因槟城有五座暹罗庙，亦有很多暹罗僧在那里，我就向他说：「我们在槟城再会吧」！出来後车继程至素伦寺访教育次长昭坤室利三菩提，谈及学校教育教授佛教的课程，他说小学授法句经，中学授「善见律」，大学授「清静道论」，其他的话还多，恐烦不记了。

46

暹地流行的佛教，是南传上座部系的佛教，或谓之根本佛教。我国称之为小乘佛教，因此在我国佛教学者的眼光里，暹地的出家比丘，多是小乘学者，以前也曾与我国教徒闹过许多「大乘非佛说」的文字笔战。近二十年来，感到时潮的激荡，暹地研究佛学者的眼光与心胸，似渐拓展，思想自然与以前只有小乘是佛法，大乘非佛法的时代又有不同：这一方面因外来的佛教思想的输入，在暹地佛教中已渗入一些新的血液，像华侨教胞所创办的中华佛学研究社，龙华佛教社，都有二十多年历史，平时请过境的佛教学者，宣扬大乘佛教，加以从英文中传译来许多有关大乘佛学的书籍，影响所致，暹地的僧伽，对大乘佛法已渐有认识，因此而引起兴趣来研究探讨，亦不乏人；另一方面，甚至有部份思想比较深邃的暹僧，竟起而宣扬大乘，一反其过去传统佛教的论调，而不顾他人的攻击，成立其接近中国大乘佛学思想的新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特别惹人注意，且被多数群众拥戴的「佛使比丘」。

佛使比丘对于整个佛教的看法如何，因与他少接近，了解不多，还不能了然於怀；但从陈慕禅居士与他接近所得的转述，知道他实可称暹罗佛教的一个奇人。不但在思想上有他的特徵，在语言行动上亦很奇异。

47

一晚，我在中华佛学社讲心经，下座与陈居士谈论到暹罗的佛教，通陈克文社长亦来，说我的法缘好，听经的人极为拥挤。这话引起陈居士打开话匣子，说暹地有个佛教奇人，每次说法时至少都有数千人听讲，人缘之广，法缘之盛，在今日的暹罗僧中尚找不到第二位。

这位法师名叫「佛使比丘」，意思是取「愿为佛做奴隶仆使」，在这名里已含有多少怪异的成分。但他演讲时到底如何会赢得广大众多的听者呢？这是因为他在悟解佛教的思想上，已突破暹罗佛教的藩篱，接近中国大乘佛教最高的思想——禅的思想。一次他在演讲时，指著暹地一般信众说：「你们只知修善求福是不对的，好比小孩子吹起来的胶皮气球，虽然好看，但吹胀时是会炸破的」！又向一班比丘僧说：「你们的修戒、修定、修慧，也如小孩子吹气球一样会炸破的，不牢固的！不究竟的」！据陈居士说，这是他针对一班只知求人天福果与报道的信众，和一班小乘比丘著相修法的一种说法。在暹地僧伽中，向来少有这种论调的。他的思想，已暗示著大乘般若无相修的理趣。

有一次，暹罗最高学府朱拉隆功大学请他讲演，正是溽暑的大热天，他在讲时又大发议论：「你们要避暑，不要跑到山林水边，山林水边是避不了暑的，应该要到大冶洪炉中去避暑，大冶洪炉的所在，才是避暑的胜地」。这种说法，颇近中国古禅师们超越理解的作风。又有一次在演讲中说：「我们学佛的人，从断烦恼到证涅槃，本来是一条很易走的直路，但是面前却给一个人障碍住，使我们走不通；这个是什么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话颇难索解，或

48

以他为大逆不道，连佛也要排斥。猜测其意，有「善用者毒药为醍醐，不善用者醍醐成毒药」。有点像德山焚经、丹霞烧佛的风味。在中国学佛的人看来，本来也不算什 奇特的，但在泰国的比丘里面有这种思想，不能不说有点特别了。领会这种意境的人并不多，所以暹地就有很多保守派的小乘学者，大印其宣传的小册子来攻击他，说他是佛教的外道、魔鬼，不要听他讲的东西。不过批评他、骂他的人尽管批评、尽管骂，每当他在演讲时，仍是拥有几千听众；甚至皇宫中的皇上，都要请他去宫中说法。

最奇的，是他宣传这种被多数暹僧反对的佛法，还得到两位同志的助力：一个是他的母亲，自从她的爱子出家，就把自己庞大的家产，都捐出来给她的爱子做宣传佛教之用，之後，自己也过起出家的生活；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叫做「法使居士」，始终帮助佛使比丘，做佛教的教育、文化工作，编印一种佛教杂志，专门宣传大乘佛学的理论，据说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除他的母弟帮助工作外，还有一位叫做「披耶叻披达磨巴康」的居士，现任国家司法部长，是他的皈依信徒，很有势力，对于他的弘法工作，亦予以极大的同情与助力，使他的理论思想，在暹地逐渐地拓展起来。

有一次他来曼谷，慕禅居士与中华佛学社几个理事去看他，他开口就问：「怎 不见克文社长来呢」？他们答：「社长有病」。他说：「真社长是没有病的」！这又用了中国禅者的机锋语。据说他从英文佛书中读过中国的六祖坛经和很多祖师的语录，认为中国佛教最高的是禅理，每每爱读不厌，不忍释

手。那 ，他的奇特思想的产生，该是渊源於这些禅理吧？他演讲时曾有两次请陈居士为他译成潮语，同时亦请陈居士讲演中国大乘佛法几次，因为讲的是禅宗，他更欢喜，曾独资印行他的讲稿，并把陈居士讲的附在後面。可见他对大乘佛教的禅宗，是特别崇爱的了。

除了讲说外，他对佛教还有实际的修养，曾做过二十年的禅定工夫。这与他的智解超群，慧辩无碍，是很有关系的，因佛教修养的过程，内在的真智慧必须是由禅定来启发的。他的精力亦很充沛，在朱拉隆功大学演讲，每从两点讲到五点，词无疑滞，滔滔不绝，毫无倦容。听说今年才四十多岁，正当年富力强，大乘佛法依靠他的前途，在暹地光明是无限的！

还有，不但在思想上暹僧认为他是突奇，就是他所过的生活，亦极简陋清苦，与普通一般暹僧不同。在暹罗乡下有一间以多猛兽、毒蛇、恶鬼出名的烂庙，很多人不敢住，他切敢去住，安之泰然，毫无顾忌。这种镇定的精神，自然得之於他修养二十年的定力。他对金钱方面，亦很看得破，一次在乡下演讲佛法後，有人送他暹币万铢（角），他即刻将之转赠暹地贫苦的修僧。这样一个使人羡慕的人，我很想去访问他，可惜他不在曼谷，我又因过境准证即将到期，急著要去檳城，心里感到失望，觉得虽然遍访僧帝及各僧王、僧政，而以未访此公为憾。後来在失望中，忽似有悟，写了一首偈，学上他的口吻来安慰自己：

已见吾心真佛使，何须靚面恨无缘？

曹溪一勺灵源水，今入湄南浪拍天。

慕禅居士曾有「赴朱拉隆功大学听佛使比丘说法」的两绝，颇能写出他的禅意：

其一

因缘大事演三车，百万人天静不哗；

会得洪炉堪避暑，只因曾喝赵州茶。

其二

曹溪一脉已南传，滴水能开万丈莲；

八部天龙齐下拜，学宫拈出祖师禅。

据明德教授说，泰国最著名的佛教学者，除了这个泰南猜耶府的佛使比丘，还有泰北清迈省的般若喜论师，曼谷阿达磨学院坤摄女论师，泰佛教总会坤恋巴林耶居士，素伽华论师（今已还俗为泰国国务院长一等秘书），还有泰佛教青年会沙天居士等。他们中多半有浏览大乘佛法的经籍，而以佛使比丘的思想为比较深刻，非其他各位所能及的。

一四、在中华佛学研究社

我在龙华讲经期间，中华社长陈克文，副社长李淑亮，及黄秘书、马筱章诸居士，见访多次，要我在龙华讲完上生经，抽点时间去中华讲几天。结果讲三天，讲的是心经大意。

中华社创立迄今已有廿五六年的历史，是我国侨胞在暹京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宣传我国大乘佛学，颇著成绩，赢得许多侨胞们的赞颂。社员多数是知识份子，对佛学有研究、有认识。除了经常请缙素大德在社讲经，及不时集众薰修外，尚有组织学术性的演讲会，大概每星期由各社员轮讲一次，除主讲陈慕禅居士，社长陈克文居士外，其他如陈暑木、陈君秋、孙明法、陈明德、黄以道、林根松、马筱章、黄药园、黄谨良、堪忍居士等，都是演讲者，也是社中的坚份子。还有林致远、杨英睦、黄璧鸿、李阁云、高启智、黄鹤、郭森林、陈锦松、陈松保、邱闺秀、胡隆珍、李睿、邱务本、翁适平、王高树、许培藩、叶桐圭、林中兴等，都是社中重要的职员。现在社员已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个社团，不但是一个佛教社团，就是在暹京普通社团中也是很有地位的。

数年前，该社成立二十一周年新址落成，曾出版了一厚册纪念刊。陈社长撰序文，曾叙述该社二十一年来惨淡经营的经历。当时适逢法航法师与世界佛

教友谊会会长马拉拉式葛拉居士，及我国名画家张大千居士等经过暹京，都被该社聘为名誉理事。泰国佛教会会长披耶柏禄，亦是该社的名誉理事。所以在纪念刊中，都有他们的题词。有一天，社中请张大千居士吃饭，陈慕禅居士即席赋诗赠他。诗云：

艺苑蜚声过卅年，蟠胸丘壑郁云烟。
奇才厚福天难妒，巨眼高怀世竞传。
南国风骚归管领，中原文物欲推迁。
良辰嘉会无多日，可惜相逢是别筵。

张髯公看了很高兴，亦和了一首，题为：「慕禅诗老即席见赠，谨次元韵博教」：

人间乞食自年年，岁月堂堂去似烟。
雪个声名原浪得，石遗衣钵自真传。
共挥老泪供歌哭，剩对横流话播迁。
得向天涯重握手，春风吹鬓满宾筵。

张老此诗，才华横溢，不愧名笔。雪个为八大山人之别号。山人有印章曰：「浪得名耳」，用以自况，颇合尺度。而陈慕禅则为诗人陈石遗之再传弟子，以「衣钵真传」誉之，亦甚得体。以老泪供歌哭，对横流话播迁，用现实题材，配以感情，表现力亦很深刻。

我在该社讲经的第二日（五月一日）中午，社中设斋供养，暹京数十个佛教社团，皆有代表到席，还请了华宗僧务会普净、仁闻、福果、修静四委员作陪。席上普师谈到泰国佛教会及僧务会内情，知中暹僧伽习俗，颇多异趣。他又说到十年前回沪去法藏寺看兴慈法师，因戴小帽，被知客认为「经杆鬼子」，哩啦一顿，不许进见；后来兴老知其事，要知客忏悔了事。这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武昌佛学院，适祥瑞法师自山西讲经归来，少住武院，一日与海刊编者及我三人，同去汉口某大寺参观。在客堂里，因天气热，我摇著白纸扇，海刊编者戴近视眼镜，知客师出来，照例打了几声「海会」的口腔，认为不合威仪，怒目相向，即对海刊编者高声的喊道：「没有规矩！快把眼镜除下来」！编者应声笑道：「请你把眼睛先除下来」！知客愕然，又大声呵道：「你这「哩啦腔」！我没戴眼镜，为何叫我先除下来」？编者这时也有点光火，反斥道：「我是叫你除眼睛，不是除眼镜，因为我近视，眼镜就是我的眼睛，你说我戴眼镜不合规矩，所以要你先除下眼睛来，我才除眼镜，因你戴眼睛也不合法」。知客听至此，眼里也冒出烟来，更无理的咆哮起来。祥师原为「旧僧」，并非「新僧」，睹此情景，亦有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样子，插起嘴来；我呢，自然也加入阵线，大家就争吵起来。知客老羞成怒，变本加厉，高呼几个「招客」工友出来，命令驱逐我们。我们一望即知寡不敌众，若加抵抗，势将演成「太虚仁山大闹金山」的第二幕，好汉不吃眼前亏，走为上策，就狼狈而出。出了寺，大家笑了一阵，就想算了；可是祥公却认真起来，有点不

负气，即刻提议雇车上汉口佛教会，叫那寺里的方丈出来办交涉，最低限度，亦要请斋一席赔礼。结果方丈来了，说了许多道歉的话，认为「不知不罪，如果知道你们是武院的法师，他一定不会如此无礼了」。我想把这事告诉在座的僧友，恐他们大笑有失威仪，况在座是毕恭毕敬的居士居多，只好留待这时来笔谈了。

五月二日讲完经，三日在社中为男女居士数十人传授八关斋戒。这些人都是潮籍与粤籍的，要我用粤语说法，不必翻译，於是我就打起「广东官话」来。讲後问他们听得懂吗？有的说懂，有的说懂得大半，有的说懂得一点点，有的不作声；我想，大概不会说得再好，难为他们了。

一五、访陈慕禅居士

陈慕禅居士为我国侨居曼谷唯一的佛教学者，学识渊博，信仰虔诚，时在泰国佛教总会及暹京各佛教社团，普通大学，演讲大乘佛法，於禅理契悟尤深。这次我在各处演讲佛法，承他屈驾代为传译，助成这一场法事，使我心里甚为感激！

陈居士和陈克文社长，是创造中华佛学研究社的两支擎天之柱。他为人谦和，虚怀若谷，有学者的风度，无市侩的气味，所以与他的陈社长，很合得来，工作二十多年，犹如一日。他与我亦很谈得来，算不上莫逆，亦称得忘年。在百忙中，我曾与马秘书、陈财政等访他两次。他住的地方，好像小小的精舍，楼下是医馆，楼上是藏书室。他不但对文哲之学有素养，对我国的医学亦研究精湛，可称得一个儒医。佛经说菩萨求法，当於五明处求，五明中重要的是内明和医方明，他既深究内学，宣扬大乘，又能精湛医理，救济疾苦，真是一个现实社会的菩萨佛教徒。

一个好读书、好做学问的人，藏书一定丰富的，他亦不能例外。他的藏书中除有佛法藏要的珍籍外，其他经史子集等的儒书，有许多古色古香的版本，都不是普通坊间可以看得到的。他说：「在日本突然南进期间，藏书匆促不及

搬运，损失了很多，这些只算是劫余的残书了！」言下不胜感慨。西洋哲学鼻祖苏格拉底曾说过：「人生最宝贵的财产，是丰富的学识，不是金钱。」看陈居士爱惜经书的心情，只有拿这个哲学家的话才能表达出来。他在抗战期间，失了财物不曾提到，却提及被日军窃去的书籍，在这点上也可探知他是十足的书生型了。

一次，他和我笑著说：「在二十五年前，我和陈社长发起建立中华佛学社，当时他「愿求净侣营精

舍」，并愿自己商业兴盛，生财有道；我呢，则愿自己多与佛学接近，随缘弘法而已。现在，他是有求必应，果然生意兴隆，生财有道，一切都满愿了；而我则依然如故，了无是处。」我搭讪道：「依我的看法，你现在比大腹贾的社长已发达多多了，他是外表的发达（指商业），你是内在的发达。或者说，他是形而下的发达，你是形而上的发达，真如牡丹春艳，金菊秋香，互竞其美，各有千秋呀！」同行的人和他听了，都在微笑了。

我在龙华讲上生经时，他赠我两首诗：

其一

记别灵山乘愿来，圆音一唱震风雷，
天花错落如红雨，顿使众生心地开。

其二

阐扬唯识振纲宗，八部天龙俯首从；

57

妙义纷披惊四座，恍如清夜得闻钟。

读了他的诗，使我很惭愧，事实上我没有像他说的那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和了两首，算是桃报琼投。题目是「酬陈居士兼简龙华中两社长」：

其一

烟水百城取次来，楞伽岛畔晤宗雷；
从知故土大乘种，移植暹罗佛国开。

其二

平生学识说兼宗，廿载宣扬景法从；
此地应为乾净土，发人深省有晨钟。

他爱吟诗，亦爱书画，我曾送他一帧「冰雪精神」??梅花。他有一个朋友，是曼谷著名的收藏家，正可和他媲美。曾和他同来访我，约我去他家里看画，一开眼界，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可是因奔波太忙，日日无暇，到离曼谷前一天，都想和他去看画，结果却没有看成。到现在，连那位收藏家的大名都记不起来，真是有负故人！而可补这缺憾的，是潮州会馆会长李之绵居士，既经商；亦学佛，又能诗画，在临别前描了一帧八大山人的水鸟送我，留下了一个宝贵的纪念。

58

一六、华僧委员被僧王革职

在一个斋席上，和华宗僧务委员会里的人谈起僧务会的近情。一僧委说最近该会曾经发生一件颇

不平常的事，就是该会五委员之一的僧委常义，被暹僧王下令革去他的职位。该僧委亦为潮州籍，住暹较久。自该会於去年公历十一月四日成立以来，由常义和尚接收龙莲寺。该寺附近有一居民，侵占寺屋，据为己有，常义乃告之法庭，与之涉讼，欲把该民之住屋收归寺有。後来泰国僧伽国务院长汪那颂勒闻知此事，认为僧民涉讼，不但听来不雅，亦不合僧律，曾再三通知该委罢争；该委不听，并谓自有主权处理此事，非收回民房为寺有不可。嗣僧王亦知此事，认为该委身为出家人，与俗人涉讼，慈悲不够，遂下令革去他的僧委职位。於是该僧委就不得不罢，并由龙莲寺迁往北柳龙福寺。该寺亦为龙莲寺开山见机和和尚开辟。见机为广东梅县人，来暹最久，开辟了几间寺院，为华僧在暹打出了江山，才只履西归。不过他大概亦是一个佛事门中的通俗和尚，所以在他遗留下来的寺院里，亦只有一些庄严肃穆的装塑而已，并没有什 佛教文化教育的痕迹。

但是在这一僧委革职事件，引起我的一些感想：一、暹僧重佛制，比丘皆绳以戒律，如遇犯规之事，都由僧会予以制裁，不宜诉诸普通法庭。在咱们中

59

国，僧民涉讼，司空见惯，本来也不算什 一回事了。同时我国近年来虽设有 佛教会之名，其实僧民之间许多麻烦的纠纷，佛教会还是解决不了，非诉之普通法庭不可；但是在小乘比丘律制谨严的暹罗，且亦有僧伽法庭组织，这些涉 讼的事不诉诸自己，而诉之普通法庭，该僧委似乎说不过去。二、僧人慈悲，与世无争，这是佛教的根本意旨，照理不可违背，宁愿自己吃亏受苦，亦不应 与众生结怨成讎；但不知暹国对於百姓侵占僧屋，亦有何种成法制裁否？不然，只守僧人与世无争的成法，没有新法制裁普通一般的不法之徒，那 此风一开，暹寺的产业，亦必岌岌堪危了。虽然，暹僧王守戒律，重修养，只以消极的感化作对付方法，更没有积极的对付外来侵扰的办法；然而，到了感化不了的时候，那又怎么办呢？这虽是杞人忧天，我想暹僧也应已顾虑到的吧？

60

一七、参观华侨报德善堂

暹罗华侨共有三百多万，其中潮籍占了两百多万。他们侨居暹地，除了为个人的生活营商外，还办了许多善堂性质的机关，做了许多有益社会的慈善工作，而其中最著成绩声誉最隆的慈善机关，要算是「泰国华侨报德善堂」了。这善堂是由潮籍的侨胞主其事的。

我到曼谷第三日，该堂即派总干事马成基先生为代表来访问，并邀我参观。过了几天，他又和该堂董事白明坤主任来看我。同时该堂董事长陈振敬居士亦驱车接驾，邀我有暇时去参观该堂的建设。陈居士年在六十左右，是在暹罗侨胞中对慈善事业最有贡献的侨领，和现任全泰中华商会主席张兰臣先生，是现在华侨中的两大柱石，凡华侨与政府有所接洽的事，都是他俩代表负责去斡旋的。他是在该堂第七届改选

继张兰臣氏为该堂董事长的，因他性情豪爽，急公好义，为众服务，现在已蝉联到第九届的董事长了。

说起这间大善堂，从创建到现在，已有四十年的历史，在抗战前还是小规模，抗战後规模扩大，才成为大善堂。它虽然是普通的慈善机构，但也可以说是佛教性的慈善机构，因为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也是他们发展慈善事业的精神向导，就是我国宋代生在潮州的大峰祖师。大峰祖师在宋代佛教史上虽无

61

赫赫之名，因他对佛教教义没有什 贡献，但他却完成了佛陀慈悲救人的 人格，所以能赢得近千年来潮汕人士普遍的祀庙崇拜。据说他生平做了几樁好事，一是收埋路尸，二是矜贫恤苦，三是修桥造路。尤其是在潮阳县和平乡不辞艰 辛，不避讥嫌，发愿在激荡的江流中造成了那条二十五孔的长桥。在造桥期间，因他至诚祷告佛天，居然江湖七日不至，使工匠们完成了重要的工作。後来 桥造成了，他就坐化。潮人自此建庙祀奉，以崇功绩，凡饮食必祭，逢水旱疾 疫必祷，皆有效验。

民国纪元前十五年间，旅暹华侨马润先生回乡把这祖师的 金身请到暹地来，因无庙址，把他供在一间永昌顺镜庄楼上。因礼敬人多，地方太小，後来又 东迁西移，换了好几处，到民国纪元前一年，始由侨贤先进郑谦和、马达生、王泰来、马曾坤、马俊声等十二人发起募捐建庙，而以报德命名，这名亦是袭用当时潮人建庙崇祀祖师的旧名。一直到现在都是本著佛教祖师救生恤死的精神在做慈善工作，从事慈善事业，所以我说这间善堂就是佛教的慈善机构。

这善堂以前是总理制度的，到廿六年侨贤马介吾、姚玉辉等倡改委员制，设董事十一人，监察五人组织之。而推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为第一届董事长，第二、三届亦是他蝉联。第四届为郑午楼，第五、六两届为张兰臣，第七、八、九三届就是现在蝉联的陈振敬。现在董事已增加至十六席，筹款达千余万元，建成了一间足以分配各部工作的大善堂。现有职员共一百五十人，社员数千人，有义务而无权利，纯粹本大峰精神，做恤贫救生、埋尸济死、及育婴、

62

救灾、义医等慈济工作。尤其在抗建期间，组织「救济空袭难民委员会」，队员八十余人，实地工作，本著祖师为人精神，不论何种种族人士，一律救护，博得全暹侨胞及暹政府的赞誉。而现在堂中所设立的，最著成绩的「华侨医院」，其前身为「救护产科医院」，在中日交战时期始改用今名，正在积极的展开医务工作。当白主任与马总干事导我参观时，亲眼见到院中各种建设，如解剖室、护士宿舍、X光仪器、膳厅、存寿堂等，都非寻常医院中所能办得到的。这大概与陈董事长的富於办事的才干有点关系，因他主事之初，即揭 三大要领，以「发展救济事业、扩建华侨医院、增辟山庄坟场」为工作目标，所以这几年来该堂各部的救济事业，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了。

在参观全院医生、护士、病人三部交响曲的工作後，他们又载我去离医院 数里外的一个山坡参观潮州义庄，那里有数不尽的坟墓，编列成行，而大门口亦标著大峰祖师的招牌，可见他们全是依「大峰精

神」??慈悲仁爱、救生恤死??在做事的，归途中又去朝礼大峰祖师庙。这个祖师在中国佛教中知道的人很少，而在今日的泰国却如此吃香，他的菩萨心肠，实地工作，赢得千万人的敬仰与学习，自非偶然了。

63

一八、巡礼佛统大金塔

南传的佛教国家，佛塔最多的，要算是缅甸了；尤其是仰光的大瑞光塔，那是举世闻名的金塔，在这世界上，也找不到比这金塔更伟大更庄严的第二个金塔了。然而，在泰国的佛统这个地方，有个佛统大金塔，亦是一座极宏伟壮观的大建筑物，虽然它没有仰光大金塔那样四围如小山起伏地围著百多个各色各样的小金塔，像绿叶衬托牡丹那样，把大金塔点缀得更庄严，更精致，但是一片金碧辉煌，一种巍峨壮丽的气象，还是不相上下的。而且还有一点是为仰光大金塔所不及的，那是佛统金塔所占的基地约四百公尺，其圆形外廓的地面，约占华地八百亩之广。如果要观望式的绕塔一周，须费两小时的时间，说来也够惊人了。

这个金塔，距离曼谷市区不到一百里，汽车一小时可达。在四月廿五日那天早晨，林理事长、陈财政、马秘书、及同笃之、卓悲世、李广明、刘锦春、陈法鲁诸理事，雇了两辆汽车，前去朝礼。大约九时出发，十时多即抵达其地。据守塔的人说，每年四月十五日，都举行一次盛大的香会，并开放任由各国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来巡礼参拜，其热闹的情形，如我国人从前在六月十九朝礼普陀，但是与之一比，亦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因龙华社的理事与主管此塔者素有交

64

情，逐得特准开放，供我参观。我们入门先拜大金佛，再转入圆形的走廊去参观，瞧见塔边陈列的许多木漆柜中，都是摆著古代印度的佛迹，有装塑的铜像、铁像、石像、有残缺不全的佛头、佛手、佛脚，以及其他种种有关佛世时代的碑铭，全是佛教文献的史迹，都用梵文或英文记载。据说这塔是曼谷王朝建立的，这些佛世的古迹，都是那时从土中掘出来的，极有东方雕刻艺术的价值。所以这个塔平时不开放，其原因恐怕也就是为保存这些古代艺术雕刻了。这时已近午时，烈焰当空，火伞高张，我们还没有游到半小时，已汗流浹背，看得眼花撩乱，想出来休息。同时他们都说，全塔四围都是摆著这些古董雕塑，看过一角，便知大体，不必巡兜一圈，花费两个多小时，而我们预定还要去游北碧庆寿寺，恐怕时间不够支配，於是就匆匆出来午餐了。

在午餐时，我向他们追究这个塔的来历。原来相传在曼谷王朝某一代，出了一个高僧国师，很了不起，颇有神力，能预知国王将诞生太子，而这太子前世是与父王有仇恨，将有「杀父之灾」，好像与古印度的阿世王一样。国王知事如此，只好预防，当太子生下来不久，就把他送到这佛统这个地方，另

行抚养，以防不测。后来太子大了，还不识父王，父王亦不识其子。适朝中叛乱，父王从乱军中逃到佛统，太子误为敌人，举刀把他杀了。事平之后，太子得知自己误杀了父王，心怀惭愧，精神不乐，遂发起建筑此大金塔，以期忏悔赎罪，并命名为佛统，意思是求佛的力量加庇，以续王统，用报亲恩。在这段动人的历史故事中，使我们认识到那个国师的确道行高深，具三达智，能知过

65

去；同时加深我们认识因果报应的事情是不可幸免的，除非你不做，做了还是一定要受报的，纵使你想逃避也是逃避不了，其中的道理，是非常微妙不可思议的，不由得你不信。

66

一九、游北碧庆寿寺

北碧，在离曼谷区约三百多里的一个乡下。曲佛统乘汽车到那里，尚须两个多钟头。那里本不算什著名的风景区，人烟寥寥，只有几个村落，和一个中国式的小庙。这个庙开山已近千年，当时曾有一段奇异的灵迹，因此进香朝礼的人很多，也就成了一个名胜道场。

据说没有这寺以前，这地方是一个偏僻的荒山，但山形地势尚好，有人发心要建筑寺院以为清修之所。一晚，山神忽托梦给发心建寺的人，说对面山中有一尊赤色的石佛，可移来供养。次晨他们去对面山寻找，找遍全山，也找不到赤色石佛，结果在开山时从泥土中掘出一尊赤色的大石佛，他们很欢喜地把佛请过来供在大殿里。现在已有千年历史。那尊约有丈六高的石佛，仍坐在大殿中发出紫色的光楞。大殿曾几度沧桑，修葺过多次，而佛还是老样子，似乎没有什油漆，还是天然的带著紫芒在照耀著。

现在寺中住有僧伽十余人，都是安南籍的。暹地外来的僧伽，不是由中国内地来的，就是由安南一带来的，而由安南来的，都是集中在这个寺里。安南毕竟是曾属中国的领土，所以安南僧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还是和中国僧没有两样，因此我们见面时，还像自己人那亲热，何况同是站在佛教慈悲平等

67

的旗帜下讨生活的啊！

寺中主持是风调和尚，年已五十，态度慈祥，虔诚厚道，颇得地方人士的推崇。在十年前，这地方旱魃为虐，多时不雨，人民惶惶，枕席不安，风调和尚见势不佳，发心诵经持咒，限期祈祷风雨，果然在几天的期限内霏然大雨，源源而来，大家喜形於色，视如活佛。就因这点奇迹，他在这十年来，赢得远近信佛民众的称道与崇敬。他毕竟是一个抱道修真的高僧，即使没有这点奇迹，看他那厚道持重的样子，还是值得人们崇敬的。

另外还有一件奇迹，是他的一个师兄弟，年约四十多岁，在四年之前坐化，四年之後开龕，发现肉身不坏，俨然如生。大家又是发出惊异的呼声，要把他移在北碧与佛统之间，有个叫做呈娘的地方起塔供养；但是奇怪得很，他不喜欢人家为他建塔，把神识托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身上说话，叫人为他立庙。於是大家就在呈娘地方替他建了一座庙宇。开幕之日，请泰国僧伽国务院院长汪那拉颂勒剪彩，并赐他一个法号叫「琥珀祖师」。我们到该庙参礼时，见坐像色如琥珀，神气生动；尤可奇的是他临终一个月前剃了的约半寸长的头发，根根笔挺，清疏可数，使人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看来，他师兄弟两个一死一生，都是普通的和尚，没有什 高深的佛法学识，但因有了实际的修持，都能留下了一些奇迹，使许多人对佛法生起崇敬的心理。在这点上衡量，在暹地的安南僧，比中国僧似乎强得多了，能移留些被全暹僧民崇仰的奇迹；虽然，在二十年前，杭州的寂云大师??心医头陀在抱木山入定，感化了暹地一个

68

道高一时的僧长，以及许多民众，那 也不能让安南僧专美於後了。

那天，我们在寺中用午餐，风调上人设了两桌素斋，招待周到。当天他又送我们到曼谷，晚上还赶来龙华社听我讲经圆满。又花了三百请去我画的达磨祖师一帧。我很惭愧，没有什 赠他，只祝他和他的师兄一样早成一个活的 祖师！

69

二十、暹罗教徒面面观

暹罗佛教制度，系仿国家制度，故其在组织的层次，自上临下，就有僧王以至大小僧官的等级。从好的方面看，全暹佛教的僧众，因有这种组织，保持著庄严的形式，赢得一般社会信众的顶礼崇重，对佛教不生轻慢之心，养成暹民的种种美德：

一、暹民乐善好施，不但富贵的人欢喜布施，极贫穷的人施力不足，有时亦千方百计来设法布施。富而有力的，每日行施，或有特约施僧一人至多人；无特约的出於自愿，无论晴雨，常备佳饌，送供寺僧。贫穷人家，每月一施僧，或每数月一施僧，习以为常。

二、暹民中通达教义的，多以平等心布施，不论僧官阶级，凡供斋时一律平等，送物时亦一律平等，每人一份。又不但敬施一切有行持的僧，且敬施一切没有行持的人，乃至敬施一切贫贱的乞丐，以及水陆空中飞潜的动物，其心平等普遍而无分别，实为他处民众所不易见的胜事。

三、暹民特重持戒精神，养成厚朴风气，日常生活甚守绳法。如暹僧遵守过午不食戒，但僧人出家

有一定年限，其终身出家的甚少，不足百分之十。可是，多数暹民由僧还俗为居士的，仍不忘旧时所守之戒，如过午不食等戒多能

70

遵守。其他如守不杀生戒，而不造杀生业的亦很多，故暹地深山多鸟兽，河内多鱼类，暹民中很少做渔猎生意的。但暹僧血食，而暹民反而少做血食职业的；这若不是一件珍闻，亦可说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因南传佛教亦说三皈五戒，教人不杀生，人才知不杀生的意义而戒杀；然暹僧自己又血食荤腥，与他所说的教义，岂不是理论与行为发生了冲突吗？

四、暹民因信佛法，亦解佛理，因此遇有事故，精神甚为镇定，常能泰然处之。如果不因那些战争贩子们制造武力，侵入佛国，那佛国的人民的确能安居乐业呵！

这是从信众方面说，因他们受了佛教的影响，养成仁爱、慈和、朴实、容忍的美德，在僧众方面说，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暹罗自从曼谷王朝第四王拉玛倡行考僧制度，迄今已有百年历史。考僧据分九级，每年大考一次。幸运的，每年及格登第，亦须费九年苦读的时间与精力；若不幸的，其中有二三年考试落第，再行补读，那就要费了十多年光阴，才爬得上第九级的官位。暹僧既经过「十年窗下」的工夫，所以有学问的和尚也比较多，不像咱们的中国，一百个和尚中，差不多有九十是个「哑羊僧」。他们内既有高深的学识，外又衬以形式主义的庄严僧相，因此赢得暹民的景仰，保持著佛教国僧伽高格的一贯的作风。这是值得吾人敬佩与学习的。但也有人批评过：暹僧因竞争考试升级，热中功名，荒弃道业，等同我国科举时代的「八股取士」，搅出了很多罪案。

71

又据尤惜阴居士著作的「暹罗佛教丛谭」说：「暹僧凡考得五级，便有资格充当寺主。为寺主者，终日如坐宫殿，僧俗来参见时，顶礼跪坐，如臣妾之侍王侯然。甚至寺运衰替，全寺破烂不堪，不成样子，而寺主之私邸，类皆金碧辉煌，享尽人间庸福」。这是过去二十年前的情形，现在是否如此，我在暹地时间太短，未曾加以细查；但看样子，与过去恐怕也没有什不同。何况暹罗的和尚可以称王，过去有大僧皇一人，小僧王五六人，现在除大僧皇外，仍有小僧王四人。从前的释迦牟尼佛，最初弃了王位去出家；而现在的暹僧，出了家来称「和尚王」，和尚而有王，其洋气亦可想而知了。虽然，如天主教有教皇，佛教亦称佛为法王，则和尚称王，何伤其雅？而所应诤的，是称教王或称法王，应与世俗称王异趣；不然，若利用其僧王僧官地位，大摆其臭架子，气焰凌人，那就失了为王为官的意义，难免会遭物议了。这就是从暹僧「法久弊生」的方面加以观察，使人有这些感觉。不过，暹僧中亦有许多真修实学的，他们早已发现到自己僧团中的缺点，而加以检讨与修正，固毋劳外人多作丰干饶舌了。

二一、游皇宫玉佛寺及国家博物院

五月二日与纯果法师、邓玉臣、马鸿英、陈懋廉及其女公子楚云，男公子钊徐、钊川等同游皇宮中之玉佛寺。寺宇巍峨雄壯，气象庄严，其中佛像以及许多雕塑，俱极精美，富有东方美术之价值。寺内四围走廊，连绵而起，行走二十分钟，仅及其半。折至正殿，如古亭格式突兀晴空，金碧辉煌，光芒万丈。正殿内，玉佛巍峨，高供其上，中坐暹僧，道貌岸然；男女百余，跪坐在地，随之诵经，琅琅有声。其中有肩背黄布或黑布一条的，不知是何用意，询之旁人，如为已受五戒者之标帜。秩序整齐，威仪甚好，与我国入寺礼佛而秩序零乱的善男信女一比，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仰看左右殿壁，有许多释迦文佛应化事迹的壁画，人物衣褶，栩栩如生，层峦重叠，连绵无尽，恍惚之间，如入其境。昔梁僧繇画龙藏寺壁，及至点睛，倏然腾空飞去。现在看了这些壁画，使人飘飘然亦有这种意境。我在玉佛前，顶了三个礼，觉得身心轻安，向未曾有。从前在港澳的时候，每见耶稣教堂庄严肃穆，高矗云霄，终叹我不如人，引以为憾；现在看到泰国寺院雄丽伟大，庄严肃穆，又觉到他不如我，颇有得色了。只可惜我国流传大乘，向称佛教第二圣地，寺院的庄严施設，以及民众的诚信，都不及泰国，兴言至此，又有无限感慨。

从皇宮出来，继程至国家博物院参观。该院幅员极广，面积甚大，大厦多间，毗连相接，其中有数十间房子都是陈设我国历代古董珍奇。生在中国，没有看过中国的古物，却在泰国看到了，真是到泰国的奇迹。还有许多个室，则陈列泰国本国的历朝文物。从这些文物中，可以得悉泰国古代社会的人民生活，工艺作业，风俗习惯等等的情形。还有好多柜，是专供巴利文三藏的文献。经柜雕刻精美，旁加说明，可惜不谙其文，未知这些文献的出处。又各柜中另供金银铜铁的各种释迦佛像，大小不一，不下数千百尊之多，而各式各样的佛头雕刻尤多，洋洋大观，足够惊人。看见他人的国家，重视佛教的美术雕刻，尽量保护，供人欣赏观摩，回想我国政府以及人民，对敦煌、大同、云岗等石刻不知爱护，偷的偷，卖的卖，摧毁的摧毁，又不自觉感慨无己！

我们从博物院出来，继往动物园，预备进去游观，和被军警挡驾。但他们对僧伽还是谦敬而有礼貌的说：「这是普通俗人们游玩的地方，出家人不宜进去」。这时我心里想：「佛国的人民，对僧伽的观念，到底与别处不同。他们顾虑到僧伽是用功的人，不宜走入游嬉的场合，以乱道意，所以连动物园也禁止参观了」。但据旁人说，以前是准许僧人参观的，近年始不准僧人入游，不知是何缘故，我想若不是为敬重僧格，便是另有非局外人所能知的原因了。

二二、别了佛国的道友们

时间过得很快，来暹不知不觉将近一个月了。因为过境准证的限期已到，大约再逗留三两日，就要转飞槟城去。

这几天虽然东游西览，到过几个名胜地方，但都是在忙中偷闲去参观的。回到社中，仍为大众做了两件法事：一件是社中发起开了一个皈依法会。因为近二千个社友，除了极少数年老的过去曾经用通函寄名的方式皈依虚大师，其余新的如林社长、廖振祥居士等未曾皈依的，这次一起发心参加皈依仪式，普结善缘。另一件是男女社众里面，有许多信仰热忱非常浓厚的，要发心燃臂香供佛。关于燃臂香的事，我年少出家时节，受了长老们的言教熏习，也曾自动发心两三次尝试过燃香供佛，后来多看了一点经书，在理解上感觉到这件事在今日的时潮，实无提倡之必要，故向来就不多主张这样做。可是现在这班信众如此虔诚，发心燃香，当然亦要随喜功德，不能不做。燃香的意义，原出在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说药王菩萨能燃身臂供佛，表示他向道的精进，所谓「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人生谁不爱重自己的生命？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为道献身，甚至连自己宝贵的生命都可以献出，其他还有什值得留恋呢！这用意本来是极好的，但若不懂这种意义，随便燃香，亦属徒然自苦

75

，因佛并没有叫你肉身燃烧去供养他！况药王菩萨的事迹是过去的，而且他又是个有分量的证果的菩萨，功力自在，烧起身来并无什痛苦，不是普通凡夫可以勉强学得来的，因此，我觉得今日学菩萨道的人，只要虔诚地学菩萨为教为人而牺牲的精神，多为佛教宣扬，多为大众服务就好，不必斤斤计较於燃烧自己的肉体，这不但与人无用，反而会招来一般不信佛教者的批评，误会这是一种残忍的举动。我们看看佛国里许多精持律仪的白衣高僧，他们既无顶疤，亦无臂香，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佛世原有的作法，而是佛教到了中国以后，才有这种燃臂燃指的行动，发心虽好，极为难得，只是不合时宜，故我认为不宜提倡，就发此谬论了。

在做完这两件法事之后，信众们为我设斋，一示礼谢，一示饯别。林理事长还代表社众，送了一个极名贵的象牙宝塔给我。同时他们还邀请我游抱木山。抱木山离曼谷数百里，车行尚须六小时。那里有许多名胜佛洞，最出名的是「佛迹」？有一只佛的脚印，印在山石上。据说从前佛在锡兰的楞伽岛游化，有一次忽然一脚踏过此地，就留下了一个脚印，给大家留一个纪念。这好像我国南海普陀山的「观音跳」，传说是观音大士应天台山约罗汉之邀，去吃了「罗汉斋」，斋毕一脚跳回南海，就留下了一个脚印一样。

抱木山不但有许多胜迹，且有许多苦修的高僧，照理应该去朝礼，只因时间太紧逼，天气又热，坐在车中，犹如火炉，真受不了，同时又急於飞去槟城，参加卫塞佛诞大游行，所以只好付之卧游了。

我的游记写到这里，应可结束；但想到每天坐在车里驰逐，对於曼谷市区的情形，从未提及只字，就想在这里拖一条尾巴：

曼谷在湄南河左岸，为泰国的政治中心，马路纵横，商肆栉比，拥有一百数十万人口，蔚为东南亚的一大都市。在市区里面有东南亚最美丽的建筑物，有长达十公里的石龙军路，有高逾九层的摩天大厦，有面积阔绰的民主马路，有曼谷市繁华的代表，华商集耀华拉路，但相反的亦有狭小窄隘的街道，有中国式的檐牙相接小屋。有人说：星洲是人种博览会，到了曼谷，知道曼谷亦有这种情形。还有在港澳或国内从未看见过的，是各族的妇女往来街市，常把白粉抹在脸上，东一块，西一划，涂得像个大花脸，如粤人所谓「花面猫」差不多。最初见到她们，还以为是土著民族的妇女不会擦粉，不善装饰，所以把面弄花了。后来看到许多黄种的或白种的中英各国的妇女，亦很多作这样的搽法，询之旁人，才知道这是一种凉粉，搽以解暑，与普通妇女搽面的白粉不同。因为是热带的地方，所以有这种风尚，在一个生长於温带的人看来，自然有点刺眼，或觉得奇怪了。

在临别的时候，佛国里的一班道友，殷勤相送；又恐我应酬不到，代我在各报刊登告别的启事。云情优渥，永铭难忘！感於他们的盛谊，使我的心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言说实难形容，只是念著苏东坡的半首诗，略以自解：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以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别曼谷前记。